



新聲樂苑



新聲音樂協會通訊

28

壹四年春
甲午年



大師笛子

2013年2月

(非賣品)



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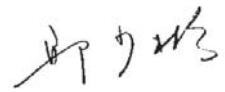
本期通訊內容十分豐富，包括了兩篇曹文工老師的訪問稿。第一篇是在二零一二年底郭小青博士的《民歌知多少》音樂會後，（此音樂會由曹文工老師指揮，新聲國樂團全場伴奏。）翌日我們訪問了曹老師，結果商定了二零一三年三月的《四大名著》（《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及《紅樓夢》）音樂會。音樂會內容豐富（見P.1），我們又與（內地）周強、郭小青、唐潔潔及（香港）呂國璋、李龍基等幾位演唱家合作，還有八十八高齡的于燐大師指揮，眾人皆盡興，至今迴味不已。此音樂會後，我們再次訪問曹老師。兩次訪問中，曹老師侃侃而談，天南地北，無所不談，除鼓勵及嘉獎我們以外，還談了不少音樂知識及人生哲理，確實獲益良多。在本通訊中整理刊載，（文稿未經曹老師親校，如有錯錄，由我們承擔責任。）希各位能仔細閱讀，分享其中的樂趣。在此謹向曹老師致萬分謝意！

另有一篇是在《龍鳳吟香江》音樂會後，（此音樂會由國際中國音樂家聯合會主辦，參演者包括詹永明、王鐵錘、李光華、林克仁及石磊等大師，可謂星光熠熠。見P.17）我們邀請了四川音樂學院的石磊老師為我們主持一個大師班，石老師很盡心，放棄了遊玩的時間，與四川音樂學院聯繫，為我們下載了教材與錄音，未及吃晚飯便帶了三位學生來示範。在大師班上，石老師很詳盡地把他的教學及演奏經驗傳授給我們，又給我們的學生個別作具體輔導，毫無架子，毫無保留。各老師及學員都感到切實得到啟發，拓展了視野。在此對石磊老師作深深的致謝！

除此以外，新聲合唱團首次演出了專場音樂會——《愛心濃情》之《舊曲新唱》，合唱團除演唱多首雅俗共賞的作品外，並有藝術性較高者如《天倫歌》及《教我如何不想他》等，以提高演唱技巧。同時安排了幾位年青的樂手獨唱，初試啼聲，拓闊音樂領域。期望各位合唱團團員能努力提昇自己的演唱技巧，除整體提高外，將來還有更多團員能獨當一面，擔任獨唱演出。

除上述幾項較大的製作外，連年組織或協助開展的活動仍繼續進行，各參與工作的義工會員越來越忙，希望能有更多人加入。在此必須對長期不計報酬、孜孜不倦地工作的執委致衷心感謝！

主席



二零一四年二月

目 錄

前言 / 目錄	封一	中西區2012 慶祝香港回歸十五周年中樂音樂會	P 27
《詩·文·音樂匯》音樂會 II	P 1-3	葵青區文藝協進會 葵青中樂樂繽紛	P 28
訪問曹文工老師	P 4-10	屯門文藝協進會 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2012	P 29
“民歌知多少”郭小青獨唱音樂會	P 11	屯門文藝協進會 中樂團週年音樂會 迎春音樂會 (2013)	P 30
訪問曹文工老師	P 12-16	花絮	P 31
龍鳳吟香江	P 17-18	活動表	P 32
—第五屆 國際中國民族器樂展演 (香港) 笛 / 簫 / 巴烏 / 葫蘆絲		新聲音樂協會顧問及委員名單	封二
石磊老師笛子大師班	P 18-23	新聲音樂協會簡介	封底
《愛心濃情》音樂會之 “舊曲新唱”	P 24-25		
2012 首屆“敦煌杯”全國青少年 古箏大賽	P 26		

《詩·文·音樂匯》音樂會II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因郭小青《民歌知多少》音樂會（見 P.11）與中國音樂學院曹文工老師結緣，也認識了周強老師，彼此對中國音樂皆有相同的熱情。在曹老師的主導下，促成了這場以《四大名著》（《紅樓夢》、《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為主題的音樂會。並在曹老師引薦下又與唐潔潔老師共結台緣，加上香港著名的于彘指揮、歌影視紅星李龍基先生，音樂會真是星光熠熠，南北共匯，令人迴味不已。

為提昇年青人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在《中華百年》活動委員會蔡崇機副主席及謝炳堅秘書長的協助下，我們又組織了一個以四大名著為主題的《書法、繪畫、徵文》比賽，優勝者作品已結集印製成特刊，音樂會也製成 DVD，可供有興趣之朋友免費索取。（請電郵聯絡：ntco_contact@newtune.org）



▶ 本會總監邱少彬。

◀ 客席指揮于彘。



◀ 中國音樂院副教授周強。



▶ 香港歌影視紅星李龍基。



▶ 香港著名男高音呂國璋。



◀ 廣州星海音樂院教師唐潔潔。



◀ 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學博士郭小青。

節目表			
演奏：新聲合唱團、葵青合唱團			
指揮：邱少彬			
《西遊記》			
(曲) 開天宮序曲			吳恩韶曲
(曲) 敢問路在何方	(演唱：周 強)	許鏡清曲 陸康詞	邱少彬編伴奏
(曲) 女兒情	(演唱：唐潔潔)	許鏡清曲 楊潔詞	曹文工編伴奏
(曲) 五百年桑田滄海	(演唱：周 強)	許鏡清曲 陸康詞	曹文工編伴奏
《水滸傳》			
(曲) 好漢歌			趙季平曲 曹文工編
(曲) 天祥地利人和	(演唱：曹潔潔)	趙季平曲 曹文工編伴奏	
(原曲) 遙上梁山	(演唱：李龍基 指揮：于彘)	于彘曲 盧國法詞 郭曉濤編合唱	
(原曲) 山歌	(演唱：李龍基 指揮：于彘)	于彘曲 (明)施耐庵、羅貫中詞	
(原曲) 林沖夜奔	(原曲：張天許 演奏：新聲合唱團)	古曲 陸傳樂、王真之編	
~休息~			
《三國演義》			
(原曲) 三國演義	(演唱：李龍基)	陳光榮曲 (明)楊慎詞 譚達群編伴奏	
(原曲) 大江東去	(演唱：呂國璋)	吳主曲 (宋)蘇軾詞 邱少彬編伴奏	
(原曲) 桃園結義	(演唱：周 強)	谷建芬曲 王健詞 曹文工編伴奏	
(原曲) 騾驢已隨清風去	(演唱：唐潔潔)	谷建芬曲 王健詞 曹文工編伴奏	
(原曲) 滾滾長江東逝水	(演唱：呂國璋)	谷建芬曲 楊慎詞 曹文工編伴奏	
《紅樓夢》			
(曲) 紅樓夢序曲			王立平曲
(曲) 劉姥姥			王立平曲
(曲) 枉凝眉	(演唱：郭小青)	王立平曲 (清)曹雪芹詞 曹文工編伴奏	
(曲) 遊仙三絕	(演唱：郭小青)	王立平曲 (清)曹雪芹詞 曹文工編伴奏	
(曲) 嘆香菱	(演唱：郭小青)	王立平曲 (清)曹雪芹詞 曹文工編伴奏	
(曲) 紫雲詞歌	(演唱：郭小青)	王立平曲 (清)曹雪芹詞 曹文工編伴奏	
(原曲) 紅豆詞	(演唱：呂國璋)	劉德熾曲 (清)曹雪芹詞 邱少彬編合唱	
(原曲) 葬花吟	(演唱：郭小青 指揮：于彘)	王立平曲 (清)曹雪芹詞 曹文工編伴奏	
~音樂會結束，晚安~			

▶ 音樂會節目表。



▶ 于舜老師與名歌星李龍基合作，演唱《水滸傳》之《山歌》（于舜曲）。

▼ 音樂會嘉賓合照，左起：本會顧問（前天文台長）林超英，妙法寺文化總監陳青楓，邱少彬，樂評家周凡夫，男高音黃頌武，鄭偉滔（龍音唱片公司）。



▶ 新聲合唱團與葵青合唱團攜手為郭小青和唱《紅樓夢》之《葬花吟》。



▼ 音樂會謝幕。



▼ 八十八歲之于舜大師受歡迎，獲觀眾送花及贈禮物。



▲ (左起) 呂國璋，郭小青，(右起) 唐潔潔及周強與香港藝術發展局音樂委員會主席費明儀女士(中)留影。



▲ 音樂會後眾演出嘉賓為聽眾簽名留念。



訪問曹文工老師

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四大名著》音樂會翌日一早，幾位通訊的編委，專誠拜訪了曹文工老師及幾位獨唱家，聽取他們的意見，交流心得。大家談得很愉快，我們獲益良多，感謝曹老師對我們的支持及肯定，今後當更努力，不負前輩的期望。（此文稿經刪節，未經曹老師審閱，若有錯誤由編者負責。）

譚逸昇整理

曹：曹文工 邱：邱少彬 郭：郭小青 周：周強 唐：唐潔潔

樂團表現

- 邱：我們團裏面大部份都是多面手，要訓練他們多面手。我們這種團體不能老是講專業，反正一個人能幹幾樣事，誰沒空誰頂上。好像一個球隊，要每個位置都有好的人最棒，但也要有些人是百搭的，甚麼位置都可以打的，兩種人都要有，是吧？剛才我們就在車上聽昨晚的錄音，聽得很高興，聽到《桃園結義》興奮極了。大家先講講昨天的感受吧！
- 周：于老師真厲害（八十八歲了）。
- 曹：他眼睛、耳朵、思維都那麼好，一般人做不到。
- 周：第二個譜子忘了帶，下來的時候說，譜子忘了帶，憑感覺，幸虧我還能背（眾笑），而且那些詩他還能背出來。
- 邱：其實他最高興的是，人家還尊敬他，八十八歲，有些人已經老得不像樣，他站出來那個掌聲，還尊敬他，他心裏很開心。
- 周：我覺得香港、台灣做學問的很多，跟大陸的不大一樣，我們大陸做學問做到一個高度的話，容易被吹飄起來，他們這邊沒有呀，費明儀女士（演藝發展局音樂委員會主席）也是，平易近人。
- 邱：昨天演出確實不錯，你看那掌聲就知道，我給你那個錄音沒剪接，所以要出版時我們就要做功夫。這個是原本的，昨天拿回來就複製一下，給你們拿回去，你聽那掌聲就知道。你（周強）那個《桃園結義》以後掌聲長到不得了，最後一個就不用講了（指郭小青與新聲合唱團的《葬花吟》），你老公講，從未見過這樣……
- 郭：對，他一回來就特別興奮，他說自己開音樂會，三次都唱過這個，掌聲都沒有這個那麼長。
- 邱：可能你們以前的觀眾，不是真懂音樂的，（周：是禮貌性的），我們那班真的，他們喜歡音樂，我們音樂會從來六百到八百個觀眾是不會少的，昨天一千多，還有很多是平常不來的，外面的合唱團有很多拿了票來。音樂界有的平常不來的，現在也來。還有外面估計也賣了一部份，不是我們推動的。反應很好，就我們樂團來講，平常音樂會也沒那麼好的反應。所以我說你們幾個，曹老師是第一功呀！（曹：不敢當不敢當！）真的！沒有他牽線，沒有他提議，就沒有昨天的音樂會，真的。所以你提的這個主題好。

▼ 曹文工老師等在酒店房間接受訪問。



► 邱少彬總監與曹文工老師真誠對話。

曹：我覺得這個事呀，從微觀來看，從我來香港，第一次接觸新聲國樂團，我歷歷在目的，就是每次上一個台階，（邱：對，我也感覺到，昨天的音色比較好。）昨天你看呀，音色呀，對聲音那個協和度好，各聲部的協調，情感就出來了，這是其一。其二就是說，長期奏器樂曲的樂團，伴奏聲樂有一定難度，（邱：這對。）因為甚麼？很多因素，原來器樂作品，一個人就是完整的，起承轉合由我一個人說了算，現在不是，現在更大的束約，你和聲樂兩人加起來是一，你不是一。音色這個東西呀，就是我們需要把聲樂的能量挖出來，一個聲樂演員，他如果跟樂隊合作，他為所欲為了，就是音樂的成功了。如果音樂給他很多障礙，這裏不許你慢，這裏不許你拉長，不許滑，把演唱員給樂隊伴奏，給伴奏帶，我覺得這音樂就沒靈魂。（邱：對對對。）為甚麼我說從微觀來說呢？從昨天我感覺樂隊有靈魂，不是那種“打點”的音樂，光是數拍子。不是，它隨著感情動，這裏慢點那裏快點，那裏是膨脹的，那裏縮緊的，那裏催一點，每一小節它都有它的思維，我說我們樂隊昨天晚上做到了，做到這很難的。為甚麼這樣說？我覺得一個業餘樂團，要找出自己和好的樂團差距在哪。好多人沒意識到，以為你會奏《西北組曲》我也能奏，你《春節序曲》我也能《春節序曲》，不難，但真正奏一些最簡單的小歌，（邱：要玩感覺。）玩感覺，是，好樂隊就出來了。我說咱們樂隊呀特別明顯，感覺到幾次，一層層在上台階。我覺得樂隊在提高，這個提高呢，多種因素，第一，我當你面說你好沒意思呀，但是不得不說，邱先生確實……我今天也跟他（周強）說，我很敬重邱先生，確實是一個很有才氣的音樂家，就是當著面說太噁心了（眾笑）。我其實向你們說的是，他是很好的音樂家，很靈敏的音樂家，對音樂很敏感很純粹，所以這個樂隊能夠帶成這樣，說老實話，帶這樂隊太難了。他不像我，我們學院的樂隊太好帶了，傻子上來都行，音準節奏都好極了，基本功都在全國比賽得獎了，你哪在乎哪兒來？因為它演奏員的基礎太好了。邱先生在這裏呢，除了指揮之外，他負責指揮之外很多的工作，比如聲部的教學，很多東西他都要管，包括管理工作。能夠有今天，首先一個音樂感非常好的指揮家，就是很重要的一個。常說“沒有壞樂隊只有壞指揮”，這話不完全對呀，（邱：對對對。）但是有道理，就是一個好指揮能把一個樂隊能量挖出來，把樂隊很多看似沒有，實際上有的潛力挖出來。我覺得樂隊第一點聲音融和了，第二點自信了，昨天你看大家的精神面貌，充分自信，在台上他們那種勢在必得那種感覺，那種急於要釋放那種感覺，不是那種倦怠的職業樂隊。有些職業化樂隊倦怠了，就是每



天這樣，演完以後拿錢，已經倦怠了，沒有激情，昨天我們的樂隊很有激情。充分自信，因為甚麼？自信來自於甚麼？自信來自於我的準備工作充分，我自己的工作做好了，到位了，所以我們很自信，所以在台上就顯得有激情，（邱：昨天樂隊也漂亮。）高度集中，說實話，唱歌在樂隊是點綴，整個從頭到尾坐在台上是樂隊。（邱：也不能這樣講，哈哈。）如果聲樂有光輝的話，樂隊任何時間都是核心，這個自信、融合度，還有是我們記憶的提高，記憶提高就是準確度，準確度我覺得幾方面，一個是音準，一個是節奏準，一個是感覺準，這幾種我們也大幅度提高。

伴奏聲樂

曹：我第一次來這個樂隊，我說這個樂隊素養很好，但是我就覺得專業化程度不夠。專業化程度就是不細，你說一個音呀，開頭很好，結尾不好，就是不齊，這是專業化程度不高，昨天開始不一樣了。所有的東西，整齊度、音準的程度也大幅度提高了。誰都知道民樂隊的音準，沒有任何一個人敢說我一定是準的，不管哪個樂隊。我們樂隊的音準在逐步逐步提高，因為業餘樂隊最大的問題是音不準，我們在這點是貢獻非常大，就把我們音準都提得相當不錯。這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提高，還有我覺得提高的是我們理念的提高，這點我特別感謝邱先生。為甚麼呢？因為我一輩子呀，做的工作最大量是甚麼？就是聲樂伴奏。從郭蘭英開始，一直到彭麗媛等，到現在，包括他們這些孩子（指在座的歌唱家），都是我。在聲樂伴奏，是我這一輩子做得最多的，不是我沒做別的，我沒看不起自己。我從來沒覺得我比別人低，我比邱先生低，我沒覺得。（邱：怎麼會呢！）和所有人一樣，因為甚麼呢？音樂伴奏是很重要的工作，在藝術建設裏很重要。我在北京前幾天接觸這問題，很多民樂隊不願給聲樂伴奏，我們憑甚麼給他伴奏？覺得我們樂隊給他伴奏便低了，這個非常錯誤的觀念。（邱：非常錯誤。）為甚麼我說我感謝邱先生呢？我們那個樂隊，講老實話，第一次做這工作，大家

沒覺得有甚麼，搞民歌那次。第一大家覺得容易、好上手，第二覺得就那麼一回事。但是做的過程中，大家重視了。重視首先來自於興趣，覺得有些東西有深度，挺好玩，有意思，進去了，發現給聲樂伴奏不但不丟人，是我們建設的一個重要部份。



▲ 右起：唐潔潔、郭小青、本會執委譚逸昇、楊祖兒。

(邱：對。)你想把它拉得很好、很賦與感情、很有層次、很有激情，你不給聲樂伴奏就是出不了。所以，首先領導人要通。我也發現很多樂隊指揮，不願指揮聲樂。不願指揮聲樂有兩條啊，第一條他覺得搞器樂過癮，名氣大；第二條，更重要一條，聲樂麻煩。如果說這指揮的壞話就是，他弄不了。(邱：弄不了，對，這個我同意。)我見過很多指揮，跟我們學校多次合作，我在台下看，我簡直氣到鼻子都歪了，一首歌從頭到尾沒合上一點兒，(邱：他是不會。)他自己……過，下一個。全沒合上，樂隊層次不齊，因為甚麼？因為他是賺錢的。我排練一次你給我多少錢，好壞跟我無關。他是唱歌，你問他(指周強)，我相信他們有體會，跟那些人合作怎麼，他們沒有感覺。演員跟指揮說話都戰戰兢兢的，指揮，能不能再來一遍？不行，過去吧！我們不是這樣，你看呀，邱先生，大家的合作關係，是一個「你榮我榮」的合作關係。如果演員唱得好，我們樂隊光榮；樂隊奏得好，演員提氣。「你榮我榮」，互相是魚水的關係。我為甚麼特別感謝呢？因為我本來有一個很大的心理負擔，我不認識你的時候，我就想這個指揮能不能容許給聲樂一片地？他接納不接納？他看得起看不起？我第一次來有這個思想。(邱：肯定不會。)因為我跟很多指揮接觸，他覺得你這小玩意，我不幹了，你找那不行的去幹，錯了。(邱：當然錯了。)你不是高手你別想幹！(邱：對，你講得對！這個不容易的。)我跟你舉例子，劉德海呀，是琵琶大家，你知樂隊裏劉德海幹啥的嗎？不是拉貝司(低音大提琴)就是打板鼓。(邱：為甚麼呢？)就是願意給聲樂伴

奏。

邱：那他不彈琵琶？

曹：彈琵琶有的是人(眾笑)，但是沒人打板鼓。我跟你舉例子呀，劉明源拉板胡，他那伴奏樂隊琵琶必是王范地，王范地是國家金質獎，跟劉德海齊名的，就這種魚水關係，誰不比誰高。不是說我在這拉板胡，王范地你是金質獎的，我也是金質獎的，我跟你伴奏？沒有。給聲樂伴奏是一種專業，高度專業化，而且藝術水平相當高的一個專業。在中國有個誤區，認為給人伴奏是低一等。你到莫斯科歌劇院，歌劇院的樂隊地位比莫斯科交響樂團那個地位更高，因為甚麼？我除了演奏交響樂之外還會伴奏歌劇、伴奏舞劇，你們交響樂團太純粹了，光會自己的交響樂。國內有些所謂國際性的交響樂團，給我們伴奏簡直是粗製濫造的，咱們就老跟指揮說，這裏面感覺不對，不是要求這個，《小二黑結婚》我要求鬆緊一點，第一他做不到呀，他不懂。第二，他要你改，跟著我這上，獨唱跟指揮幾乎打起來了。這個我不能同意，我們這在漸慢，不行，要不不要合。你這叫甚麼？是一種觀念問題，一種對藝術的理解、一種的看法，因為我主要工作是幹這個，所以我鼓吹這個。唐潔潔她從小我就給她伴奏，她從來沒看不起我。

周：憑甚麼曹老師這麼大面子給你伴奏來，真是的！(眾笑)

唐：我好小，十幾歲的時候，哈哈。

曹：就帶著他們，彭麗媛有時沒來，她(唐潔潔)合，合好了以後彭麗媛再唱。我搞伴奏，我覺得挺好。通過藝術實踐證明，你會發現這幾場的聲樂伴奏給你們的積累，遠遠大於長期器樂的。

邱：這個確實的，確實的。

精神收穫

曹：我這從微觀上啊，還有就是說，這個樂隊的精誠團結，還有就是大家那種高度的專業化、高度的責任性，我覺得是一次比一次好，當然我知道你們一直就那麼好，就這麼大一個活動，說是「民歌知多少」那個活動，咱們處理得那麼好。我說就是從微觀上看，從那樂隊，我覺得這些都是小事。但我從宏觀上看呢，我跟周強在議論，我們到香港以後，我們自己也是一種淨化，也是一種學習。

邱：我們向你們學習。

曹：不，我跟你說客氣話沒用呀，你又不是當官的，我說的都是實話、真心話。我覺得我們搞音樂呢，在大陸長期以來，很多因素。我們沒你們那麼純粹，沒有你們那麼敬業，我覺得這點確實讓我……這麼多演奏員，有各種職業，他們沒有壓力嗎？他們不養家餬口嗎？他們要照樣來排練，一天到晚，從早上到晚上，默默無聞的在充當一個基石，我們做不到。我們的學院上，排練一場多少錢，少了我就不

來。前幾天錄音，「曹老師，我錄一個歌，需要多少錢？」我說我替你問問，我這就問樂隊，一個十幾個人的樂隊，我說錄一個歌從排練到錄音完了以後，需要兩個小時，你們打算要多少錢？「一個歌，熟人嗎？啊，五百吧，兩個小時五百。」他們學生就這個價。如果你說我沒這五百，對不起我不來。我這樣音樂也不純粹了。（邱：對。）我不埋怨這些學生，因為大陸可能跟這裏情況不太一樣，我不埋怨他們，但是我就說甚麼呢？我就覺得我到這受了很大的教育，大家很純粹的，**甚麼把我們團結起來呢？兩個字：音樂。**（邱：音樂，對。）因為一個人呢，我活七十多歲了，我一生的生活，有經濟收入，更重要有一個是精神收入。我們大陸很多人物慾膨脹，只算物質收入，不算精神收入，這點呢我到香港來，我們都覺得心靈在淨化，是吧？真正今天我們坐一塊兒，好朋友，胡說八道一個小時，那個是很幸福的，我沒掙錢，但是得到一種快感。我們昨天的演出，我相信大家得到的第一位的是甚麼？是一種音樂給我們帶來的震撼，是我們一種參與的成就感。而不是我今天掙幾塊錢，其實你掙了那錢也不重要，最重要的事是震撼。周強老師跟我說，潔潔回去睡不了覺，還在發微訊，是吧？今天早上給她爸爸打電話，我怎麼怎麼跟樂隊合作，怎麼怎麼痛快，那微博微訊我都看了，和這民樂隊合作我是感覺特別好特別幸福。這得到的是甚麼？是音樂感覺。最興奮的是小龔（郭小青丈夫）（眾笑），為甚麼呢？因為他太愛小青了，小青的成功給他帶來欣慰。

唐：再唱一個，哈哈。

曹：我想啊，就這點我和周強都一致，今天上午我們吃飯一起說呢，我說我上半年最大的願望，是給他的學生做點事，因為他那些女孩子啊，條件不是挺好，但我從心裏很喜歡她們，她們太純粹了、太單純，雖然她們是水平不高，但她們很單純在努力，她們需要的是我們長輩，像周強老師，關懷她們，也提高技巧。我到這兒以後更有這種感覺，這個邱少彬在為大家做，我曹文工也應該做一些事，應該不為名不為利的去做一些事，這是從心裏講話，向你們學，向那些你的學生學。我一看我心裏就挺感動，我周圍的學生還真不是這樣。將來我相信邱先生你會有機會，你到我們學校，你指揮指揮我們的樂隊，你就發現他們的狀態跟你們不一樣，你一感覺小孩的眼睛不一樣。

邱：那如果我有機會去跟他們排練，他們也要算錢？（眾笑）

曹：哈哈，兩回事啊，你去排練是上課，只不過他不交你錢。我們的唯一長處就是甚麼？我們靠紀律在維持，不是靠音樂在維持，你知道，你是靠音樂不是靠紀律啊。所以將來邱先生你到我那來指揮，沒問題，所有學生都會聽話，他不聽話給他劃上。（眾笑）但你看他的眼睛，你感覺到，他在應付你。邱先生我說甚麼呢？就是我們很多地方，若比基礎，

（邱：那沒得比。）跟我們沒有可比性。我們孩子隨便一個二胡齊奏《野蜂飛舞》，音準極了。就是他們的精神狀態跟你們不一樣，他們敬業的精神不夠，他們的思想境界……我覺得我受益，我也會把這些東西，將來想法潛移默化的往青年人裏灌。當然我們的力量很有限，人聽者聽，不聽的……因為國家是這樣，（郭：大氣候。）但是呢，我自己一定盡力的去做。

邱：我們樂團最早成立的時候也不能要求這個，就經過好多年，你講得對，潛移默化，慢慢跟他們講，跟

▶ 曹文工老師開懷暢談。



他們解釋，一方面他們年紀大了，理解多一點，對比多一點，慢慢他們會明白。所以有了一批在上面年紀稍為比較大的帶動，下面的人呢，小的，就很自然跟著上。

曹：周強你們說，你們說，我說太多了。

邱：具體有甚麼意見。

真正的民歌

周：沒意見。（眾笑）一點意見都沒有。我們就希望那個……來日方長，繼續合作。而且合作的方式很多，因為我們這種合作主要是享受，享受音樂我覺得是很快樂的，我昨天不是說我們很富有嗎？就是因為這個方面很富有，昨天這個盛況，讓人起碼回味無窮呀，是不是？（邱：三月不知肉味。）對，真是。我這幾年跟曹老師混呀，就一直在跟民樂隊合作，其實呀，聲樂對器樂是個互相交替的狀態，（邱：這個講得好。）而且是來回轉換。你光是拉器樂吧，有時候有個程式化。我倒欣賞邱先生那句話：你不懂民歌，你不懂戲曲，等於你就不會中國音樂。中國民歌其實（邱：是一個根呀。）是一個根，比如我們有的秦腔，我們的豫韻，通過器樂模仿，有時器樂出來的我們也模仿，是一個來回，像大家在爬樓梯，大家都會上一個台階。我們

老跟民樂隊合作，對我們，尤其我們這種演員是一個提高。民樂隊跟我們這樣的唱民歌相對來講比較到位的在一起，也會提高，而且這種提高呢，單獨來都搞不定。我作為一個聲樂演員，我這幾年，通過這樣的合作以後，明顯感覺收穫特別大。而這個收穫只有你親自經歷過以後，你才有這個感覺，跟你原來想像不一樣，而且每一場也不一樣。我希望我們再有有深度的合作。

邱：周強講得很對。其實我們老是跟他們講，為甚麼說不懂民歌，不懂戲曲就不行？它營養就在那裏，我們老是講傳統傳統，你那個統在哪裏？就在民歌和戲曲裏面。你沒有抓到這個味道，現在好多人，國內香港也一樣，奏那甚麼大的協奏曲，慢慢就變成不像了。把旋律加來加去，就把它弄壞了。

曹：這為甚麼很多作品不管得甚麼獎，上演率極低，為甚麼老百姓不喜歡？老百姓真喜歡的，還是那些好旋律，最美的東西打動你的、記得住的，我們也許都死了之後，《一條大河》、《洪湖水》呀都受歡迎，其他那些曲子，我相信不會有人再演。

邱：他那種是商業，目的就是賺錢，也不是文化，也不是甚麼藝術，他賺錢而已。我聽你們幾個唱，我說為甚麼你剛才講樂隊提高了，他們以前沒有機會跟比較地道的中國民間唱法的合作，民歌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他們不懂。跟我們不一樣，我們很小的時候已經聽了，他們沒機會聽。現在聽的那種，就算國內來的甚麼 CD，裏面的民歌都已經變樣了，完全不是真正民歌的味道。所以昨天綵排完演出以前我就問他們，你說我們排練那麼辛苦，現在是成功還是失敗？花兩整天值不值得？他們都覺得值得。就是他們感受到甚麼叫中國音樂，我不是講了你會拉二胡不等於懂中國音樂，那個樂器是中國樂器，不是你玩的音樂就叫中國音樂。所以他們從這個排練中，他們吸收到、感受到，這就提高了，你講的我覺得是有理由的。他（指周強）剛才講其實是一個互動，你們幾個把中國民歌帶來，讓他們親自去接觸。我跟他們講過現在國內聽的民歌都是假的，現在你們（指在座的執委）明白了，是不是？要把樂隊真的搞成一個能夠玩中國音樂的樂隊肯定要經過這個階段，所以我不是說填補這個空白了嗎？我一個人做不來呀，我不能唱。

周：香港應該……就是這種形式啊，香港那麼多民間的樂隊可能就你這個才能。

邱：昨天演完了，我問了幾個算是前輩的，問：「你甚麼意見？」他怎麼答？「還能有甚麼意見？」他們也是專家、指揮，看得滿意，那我不再問了，你偏要從人家口裏挖出甚麼就不好了。

周：我們這次這些作品啊，還相對有點中性，其中民間的就像《民歌知多少》那些歌曲，（邱：不完全一樣。）其實那個民間的味道更濃，這個中性，雖然也來自民間，就是說有昇華，昇華也是一種藝術。

邱：對，所以她（指郭小青）那《民歌知多少》還應該

繼續每年一場，曹老師講民歌那麼多，是不是，唱不完的吧。有你們幫忙，我們的團員願意去學。剛才講到排練要錢的問題，我說你過來排練演出呀，你要交學費，不是我們給你錢。你要學中國音樂你在外面學不到，要親自去接觸你們這種那麼好水平的演唱家。

▶ 笑口常開的周強老師。



周：邱先生這個我也很認同的。昨天我們唱那些歌像是偏民歌的藝術歌曲，我們唱很民間的，也是很地道的，而且這種水平，不是說國內流行，也不是音樂學院的，你想在音樂學院找個人也搞不定呀。

曹：現在很多唱民歌的，烏龍混雜了，有些東西已經把民歌醜化了，把我們中國音樂糟塌了。民歌是好東西，但如果不認真學，把它脂粉化，就沒有鄉土情，就不是民歌了，糟塌了，缺乏那個原生的東西。（周：洋不洋土不土的。）周強說的話很對，我們現在唱《下四川》，我們唱的是到位的，有濃郁的鄉土情，而不是現在的脂粉氣，現在很多人把民歌搖滾化……

周：叫新民歌。（郭：民歌新唱。）不是，他底子不夠，唱這麼糜之音，唱這感覺是通俗、低俗、庸俗，你要理解錯了。真正民間的，我們可以雅俗共賞，但他絕對不是。

曹：國內的評論就是說，他們叫「青樓氣」了。實際上說錯了……

周：現在有些人水平不夠，他死活要想宣傳自己一種唱法，其實反而把它「青樓化」了。他以為那是新民歌，那不是。我覺得像我們這種有深度合作以後，我們會愈來愈發現，民樂的魅力，（曹：它美在哪？）慢慢你會覺得，這幾十年我在曹老師的帶領下，我年紀也不小了，才覺得老祖宗的東西啊……我常常說我是土鱉，我有好幾個歌迷很洋，到酒吧聊天，你這洋的，我們土鱉不行。他說，你才是最洋的，我們這個做不到的事，你土鱉到世界上你也是老大。

邱：這個對。就是我們以前講，沒有民族性就沒有世界性。這個肯定啊，所以王惠然老師講的，我們是民樂的鐵桿子，屁股就坐在民樂上就不動，你搞甚麼你的事，反正我就是搞這個，我的意思也是這樣。我理你幹甚麼，是吧？所以我昨天說我不要你來肯定我，你頒個甚麼獎給我，不用。你看得起我，我謝謝你。你看不起我，我也是這樣幹。

曹：咱們這個樂隊，是一步一步走得很結實的。因為現

在大家面對這個社會，誘惑太多，我們民樂搞成甚麼樣，怎麼形容呢？就是中國的民樂難道就靠“脫”嗎？香港人說得很好，很尖銳的。現在你看，愈穿愈少，那不是音樂。這個是誘惑，我們能夠堅守我們應該的傳統。我剛才怎麼說「青樓化」這詞不對呢？青樓藝術也是中國藝術的一個門類。（邱：真的青樓化他們也不懂。）包括李清照很多詩，也寫青樓的，我覺得是不得了的，他們把這些東西低俗化，青樓也不是這樣，就現在連這些都不是，弄得很低俗，很噁心。

對音樂的追求

邱：所以我跟他們講，這才證明我們樂隊存在的價值。現在外面很多人已經隨波逐流了，人家這樣做十二樂坊我們又十二樂坊，大家都看這個方向，我不懂，我就是這樣。

曹：就是面對誘惑，你看我們這些演奏家，比如說彈琵琶這姑娘，每次都彈得那麼好，現在世界上的誘惑對她有甚麼影響，可能那個地方，賺錢會多一點，會怎麼樣，但她能夠堅守這個陣地，挺不容易的，就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樣，面對社會的誘惑，能夠怎麼樣，就是你能夠不同流合污，社會怎麼亂，眾人皆醉我獨醒，我要清楚我該幹甚麼，有追求。怎麼一個觀念，讓我們堅守自己的道德底線、藝術底線，道德追求、藝術追求，能夠大家達成共識，才能共事。我就說我們最好的，因為我們能夠以音樂為核心，我知道大家性格千奇百怪，為甚麼能夠團結在一塊？音樂把我們接起來。因為我得到享受了，我得到一種快樂了。

邱：而且大家對中樂音樂不單只有興趣，要有追求，這個很重要。你沒有這點，難。

曹：周強、小青、潔潔也們也跟很多樂隊合作，通過昨天你們會感覺很快樂吧！我看她（唐潔潔）的微博，只幾句話，我感覺到她得到那種東西，很美。

邱：那你自己講講吧，小青我們合作過幾次，現在跟你第一次合作，你講。

唐：我一開始來的時候，因為沒有接觸嘛，不知道是甚麼樣，但是一開始排練的時候我覺得可能我自己的問題，就是唱得不夠自信，跟樂隊也不熟悉，因為需要磨合，但是昨天晚上的演出，我就覺得我很享受，在台上我能盡我所能的表現我所有，樂隊一直跟著我，我一點都不會有很擔心的感覺，我就很享受，真的，我昨天唱得非常開心。

曹：你那個《貂蟬》唱得真好。她唱出情來了。

唐：我一點都沒有後顧之憂了。我就怕樂隊跟不上啊，或是我得等著啊，但是昨天唱一點都沒這個感覺，我很投入，一點都不用擔心，唱得很舒服，就真的很享受。這種享受音樂的狀態，就是我唱得這麼長的日子，也很少有這種狀態，確實太舒服了。唱歌的人就是太需要這種感覺，就不要為了甚麼而

去歌唱，而是這樣純粹的為了音樂而歌唱。

邱：這是指揮的責任，把樂隊帶著跟著獨唱。這是觀念的問題，我跟他們講，獨唱一站出來，我還是配角，一定的。那你們跟著我，我跟著獨唱，或者是獨奏，一定是這個關係。

曹：不是，我覺得邱先生，實際上你啊，我說《貂蟬》，你比較好，因為你讀懂這個《貂蟬》，不管怎麼，我當指揮、你當指揮的，指揮的就是一把手，對音樂總統的理解，以我為核心。但是我必須讀懂唐潔潔，我必須把她的意圖都懂了，我就是讓你舒服，給你做衣服，那你穿著合適，但還是我做的，（邱：這個也有你的道理。）我不是給你服務，你要聽我的，但是我必須對你特別在意，讓你特舒服，一個好指揮給唱歌的指揮完要渾身帶著舒服勁的，我該有的他托我了，我該隱的他閃出去了，那種舒服的感覺，誰也給不了，指揮能給。所以我為甚麼說昨天那《貂蟬》很好？指揮好，真的。邱先生那曲子你也不熟，一開始沒到位，挺難的，每一句都不一樣，都在變，這才有入味，才舒服，你打點誰不會啊。

唐：邱先生就說你自由唱，我跟著你，我就特放心。

周：我作為晚輩，就感覺邱老師對音樂很有悟性，我們老跟那些指揮合作，有些歌不太熟，有些快慢有些感覺，好難弄的，我們合作好多指揮，要好指揮才有這個感覺，該托你托你，該讓你閃了……這很難！因為我們搞聲樂的特難。有的指揮不理解，他會把聲樂當成器樂。因為我當演員受心理因素影響很大，演員很討厭，有的心理素質好點的，可能還發揮得了，有的可能當場就崩潰了。有些指揮就是讀不懂。我覺得一個不光是名氣，還有悟性問題。

曹：起碼他們幾個跟你合作，他們高興，你看他們的臉色，也知道邱先生你做的工作對不對。他如果今天躲著你了……（眾笑）

邱：小青呢，我指揮跟你合作是第一次，以前都是曹老

▼ 左起：周強、本會執委盧仲瑜、楊祖兒。



師，那你也講講。

郭：我都是從行動當中可以看出來了。我說真這幾年在曹老師、周老師，又有邱老師在香港共同做成一件事，感覺我自己特別滿足。因為我這幾年一直在成長，這是一個最重要的。還有邱老師他特別包容，我說在香港唱民歌，可能有些人會有另外的想法，但邱老師在《民歌知多少》那一場之前不是有那個周年慶嗎？（新聲銀禧聚餐）邱老師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讓我上去唱民歌，但他之前就對他所有學生說，如果不懂民歌的話，你們搞甚麼中國音樂？不懂民歌，那就不算甚麼。那一下我心裏就特感動。當時很多香港、台灣的嘉賓，我也是第一次在香港唱這種比較地道的民歌，也就戰戰兢兢的，但邱老師就首先給我吃一顆定心丸。

邱：大家是共同的目標。

曹：將來我們的合作，就愈來愈深度，愈來愈發自肺腑、內心的，很細緻很微妙，不是那種形式的。

郭：以前都是因為自己在搞音樂會嘛，其實會忽略很多，也不敢去感受周圍。前兩天在排練我還跟曹老師說，我感受到大家那種精神、純粹的搞音樂的，那麼多人的，你們確實讓我們特別感動。本身自己能夠走上這條路自己也很開心嘛，現在發現，怎麼那麼多人一齊在做這事情，每個人都那麼開心，不計個人利益各方面，我覺得在香港，沒有想像會有這樣一個淨土。（曹：你說這話「淨土」這詞挺好。）那天我就跟曹老師說，一個人開心，那不夠，眾人開心，自己更開心。

邱：對，一個人的力量有限，一班人做才有力量。還有長期做，這力量更大。在香港其實他們是喜歡中國音樂的，但是好的中國音樂太少。很多太“摩登”了，人家不願意聽。

曹：因為他們的路跟我們的路不一樣，我們這樂團是接地氣的。我說昨天為甚麼很純粹？三國我就讓你聽聽甚麼是《桃園結義》，一拜喝酒一直到最後打仗，簡簡單單幾幕說清楚了，三個在騎著馬在打，享受到這種純音樂。昨天晚上我對你（郭小青）評價極

高，小青一出場就感覺就是林黛玉，江南女子那種服裝。

邱：她就是整個最適合唱《紅樓夢》。

曹：好像就給你寫的，你出來以後，就那麼合適，有說服力，就是她。而且你也很投入，自己唱得也動情了，到呼天叫地那個「天盡頭」那段。（邱：有些觀眾流淚了。）

邱：她們倆歌路是完全不同，她（唐潔潔）能大氣，那種音量，高音區那種力量，很棒。女生很少這種，在高音區那個，在香港是很少。我以前在香港中樂團的時候也合過很多人，好像她這樣的不多。以前吳大江的時候就走這條路，好多民歌，比如寶娥啊甚麼的，都有一些國內唱得不錯的來，但是現在很少。所以我上次跟你們說，你們這個年紀、這個時代剛好。老一代的不唱了，有些還在，唱得很好，好得不得了，但現在不唱了，年紀大了，所以你們剛好。

曹：趙季平寫那個歌啊，就《天時地利人和》，是水滸的主題歌，水滸的主題歌不是《好漢歌》。它那張嘴那個A，我接觸很多演員唱，比如說演員提出來，我降調。有些演員上去了聲嘶力竭，不從容，我不是說你上去很完美啊，你上去的音也不是特別好，但她就是很完整的拉下來，很完整的氣拔山河的，一個小女子把梁山好漢的那種感覺唱出來，挺不容易，這個難度太大了。為甚麼都知道這個歌好，都不唱？不敢唱，誰唱誰砸。

邱：那你提議她唱就是你對她很有信心了？

曹：她從小我看大的，我跟她都不說話，跟她爸爸說話，她沒資格跟我平起平坐。（眾笑）

訪問在一片笑聲中進行，大家都很興奮，交流得很真誠，時間過得很快，兩小時一下就過去了，是午飯的時候。期望我們有更多合作機會。

▼ 左起：唐潔潔、曹文工、邱少彬、周強、郭小青、龔先生（郭小青丈夫）。



“民歌知多少” 郭小青獨唱音樂會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這是第二度與郭小青博士合作《民歌知多少》音樂會。郭老師美妙的歌聲、地道的民歌唱法，在現今充斥以西洋為尚的社會風氣中，令人迴味。由此促成了《四大名著》的演出。（詳見曹文工老師的訪問，P.13-18）

◀ 郭小青博士。 ▶ 曹文工老師指揮新聲國樂團伴奏。



▶ 中國音樂學院教授曹文工老師指揮。

◀ 左起：陳民強、郭小青、周強齊謝幕。



▶ 謝幕，中坐者中國音樂學院金鐵霖院長。



訪問曹文工老師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這次訪問圍繞著中國音樂拉雜而談，沒有明顯重點。訪問稿經刪節，未經曹老師過目，如有錯漏，由編者負責。

楊祖兒、譚逸昇整理

曹：曹文工 邱：邱少彬 郭：郭小青 周：周強

音樂欣賞與傳承

邱：曹老師，你對昨天的演出有何意見？

曹：看你這個樂隊呢，將來就不僅僅是郭小青，大量他們這些年青人來合作開音樂會。

邱：反正你老人家推薦過來，我們就接，是吧？真難得，昨天這個演出其實也真難得。

曹：我覺得咱們就不要說漂亮話，咱們搞民族音樂，首先我們愛我們的民族。現在很多搞民族音樂的都崇洋媚外，他們是妄自菲薄，覺得自己的東西不值錢，我覺得我們都很值錢，（邱：對對。）包括金鐵霖昨天看他們的節目單就說，這些民歌，到底是怎麼演？

邱：是甚麼原因呢？難唱啊？還是……

曹：不是難唱，這些歌啊，不受觀眾歡迎，現在觀眾焦點不在那，而且歌很短小，唱不出味道就不行。這些歌呢，誰演，誰被砸掉，而且把這麼多歌都串一塊兒，這……

邱：你不講我沒想到這個問題。

郭：這些很難，很難。

邱：我的想法，在我自己來講，就是希望能夠多接觸，把那個「面」擴大，因為我算是較他們接觸很多的了，但是，我還是坐在旁邊聽你講。哈，我還在學習，真的，所以演完以後跟他們談，他們都很高興。

曹：邱先生，你看金鐵霖他說，曹老師，你又指揮，你又說（註：現場講解），你來得及嗎，你怎麼辦？

邱：其實這個最好。

曹：也是被逼無奈，請解說員吧，請主持人吧，你還得給他寫稿，寫稿他還得唸，還不生動。我可隨便講，可能是每天都不同。

邱：曹老師，我在香港演出也是這樣的！你昨天講音樂的背景、故事，還有些小故事，譬如你昨天講的周強，唱的第一首，（曹：《溜溜山歌》。）這種小故事很親切。

曹：實際上我自己倒覺得，我們搞民族音樂的，邱先生，當然你比我小，就我們這一代人，承上啟下，（邱：對。）咱們應該做點甚麼工作，應該說是，台灣叫做「積德的工作」（邱：對對對。）我們不能為了名為了利去努力奮鬥，我覺得也沒意思。現在我覺得很可憐的在哪？我們下一代，他們對民族音樂呢，不能說這些孩子們不愛，他們不懂。這個媒體在哪？這個媒體應該是我們，邱先生，是你是我，所以我特別敬仰你呢，你看你啊，這些孩子們，當然他們就是咱們下一代，這些孩子，他們主動的去學習，而且職業還不同，有些搞電腦，有些搞這搞那，他們花時間來，不為了錢，不為了生存來學音樂，從某一個角度滿足到他們自己，是一種享受。更重要，我覺得是民族音樂一種傳承。

邱：曹老師，雖然我比你小十歲，但也六十歲了。所以我常跟他們講，我們這個年紀啊，要去很快，你不知道甚麼時候……（曹：對對。）都想不到的，它突然間就來了，好像鄧詩綿老師就是這樣，他發病到出事才一個月，就沒了。

曹：邱先生，你還不知道，我是撿的命，他們知道

► 訪問後攝於酒店，左起：本會執委盧仲瑜及張美玲、郭小青博士、樂團總監邱少彬、曹文工老師、周強老師、（執委）洪鴻君。



的……我是百分之百死了，呼吸脈搏血壓一切全完了，大概中午一直到十點，將近八個小時，搶不了，所以我很感謝救我的人。

邱： 能夠把你搶救回來真不簡單。

關於古曲

曹： 嗯，所以我覺得，邱先生，老天爺給我們的時間，就這麼一點，這一點兒。我要高高興興的生存，我要做點好事，（邱：對對。）我不能做缺德的事，咱們沒有別的技能，譬如說我們學音樂的，能夠做普及工作，你看這第一個，就「民歌知多少」，邱先生，我們將來會合作下去，一次、二次，每次內容都不同，每次都有非常好的故事。另外，我們還搞中國古代歌曲，（邱：古代歌曲更難搞啊。）古代歌曲呢，現代的古代歌曲很多是假的。古曲嘛，必須像考古，有據可查。譬如說，清代以前，我們現在有譜子，由北宋開始，南宋，就1104年，從一千年開始，我們有譜，說《詩經》有譜的，那是騙人的，那是胡說，沒有；你說唐朝有譜子，沒有，那是胡說。

邱： 是文字紀載。那葉棟記的《敦煌譜》呢？

曹： 我們現在留的文獻講，只有兩份譜子，一份叫《五弦琵琶譜》，一份叫《華秋蘋琵琶譜》。《五弦琵琶譜》就只有幾個字，都這樣的，一點、一勾，就這樣的，（邱：密碼，哈哈。）殘片在哪？日本正倉院，全國有三個人能夠破解，一個是葉棟，上海的，一個是甘肅的席臻貴，一個我們知道的叫何昌林，只有三個人。所謂破解的，就是大家都不會，我說了算。

邱： 那是不是真的在敦煌那邊出土呢？

曹： 不是，敦煌沒有了，敦煌的殘片在日本，我們找不回來。

邱： 那大概有多少片？

曹： 大概能打的，真正打的就是五首，譬如說《秦王破陣樂》，它只有幾個勾、幾個點，根據這個意思，這個是原件，他去想像，這個可靠性極差，留下的東西呢，能夠有價值的不多，我們真正有譜的是姜白石，姜白石留的是文字譜，這是真的。唐朝的《霓裳羽衣》，從哪來呢？從姜白石的《霓裳中序》裡面，我們看到唐代的《霓裳羽衣》甚麼的，能想像，所以現在的所謂「唐代音樂」，都是騙人的。唐代的全部燒光了，沒有，只有日本有個殘片。我們搞古曲的，就從有文字可查的，譬如姜白石，為我們留下十六首，後來就是從晉朝，從元代……

邱： 姜白石那個，關迺忠搞過一趟，他也是拿他的旋律去變。

曹： 我聽過他搞那個《杏花天影》，詞漂亮極了，不論《杏花天影》，還是《鬲溪梅令》這些歌呢，中國極左時，你知道啊？都不讓唱，為甚麼不讓

唱呢？因為是「黃色歌曲」，他寫給他的情人，寫給一個歌女，一個妓女，所以這個歌呢，特別纏綿，那個詞棒極了，現在大家知道它是寶貝啊。像那個就是真的，然後再往後，一直最晚的就是清代，清代在故宮留下大概近萬首，有文字的。

邱： 那個是創作的，不是民間收集的？

曹： 幾種。清代是仿明代，明代的知識，雖然清代是異族人統治，它不是漢族人，但它很尊重漢族，所有制度按明代來，民間的極少，大部份是樂工自己的。

邱： 那個《弦索十三套》呢？

曹： 《弦索十三套》它不屬於宮廷音樂，它屬於「王府音樂」，滿族那些公子哥兒他們琴棋書畫，自己玩，沒事就玩，都像當大哥的整天玩，玩出名堂來。旗人就是滿人，滿人最大特點是特別聰明，（邱：對。）琴棋書畫樣樣通，玩要玩到極致，有時候鬥蟋蟀，他能鬥得高，他玩電腦，你看關迺忠這麼大年紀，甚麼都會。

邱： 對，他是很聰明的。他原來不是搞民樂的嘛，後來搞，他也搞得有聲有色。

曹： 就這個《弦索十三套》呢，也是現在留下的珍寶。我們搞古曲，譬如說，南唐後主李煜寫的詞，明代譜的曲有《虞美人》，大家耳熟能詳的有《關山月》，有《陽關三疊》，然後到清代呢，譬如說，皇帝喝酒時，有《進酒歌》，吃飯的有《進飯歌》，喝茶的有《進茶歌》，有規定，（邱：那麼複雜。）皇帝巡行嘛，他有《喫茶歌》，他有騎著馬吃茶，旁邊的樂隊，編制是三十六個人，奏甚麼曲子是法定的。

對民族音樂的自信

曹： 我們在新加坡演出，都沒想到觀眾原地不動鼓掌十五分鐘，當時我心想，這個節目不可能受歡迎，謝完幕之後，我夾著譜子就走了，觀眾「啊」又出來，出了沒辦法，怎辦呢？他們就「再唱哪個」，最後一個再唱，再唱，還不行，後來就問觀眾，你們聽甚麼？「我們聽《陽關三疊》」，再聽這的，再重演，還不走，就說我們……邱先生，我跟你說的話是甚麼意思呢？我們的民族意識好，我們自己別看不起自己。

邱： 對對，這個也跟我經常講的話一樣。

曹： 就說我們自己很重要，只要我們認真，我們尊重它，我相信大家也會尊重它。

邱： 是，是，你講得對。

曹： 譬如講，中國四大名著，《紅樓夢》，我給你唱《葬花吟》、《枉凝眉》，這個《紅豆曲》；然後《水滸傳》唱的《好漢歌》等等的。

邱： 就請他（周強）過來唱？

曹： 嗯，然後《三國演義》，唱《滾滾長江》。我們都是現成的，這個不用講，你沒問題吧？我跟你派演員，四個就夠，一場晚會，用你的樂隊多棒啊，你奏的《滾滾長江》，我們演繹上的譜子很棒，譜子過了以後，我們派幾個演員，我們把成本降得很低，不用花甚麼錢，你們做得很好。中心為甚麼，為了咱們民族的音樂（邱：對。）做點事。

邱： 那我就趕快租場了，多租幾個場才行。

曹： 我們譬如演《紅樓夢》專場，太現成了，王立平的多好的音樂啊，十四首的《紅樓夢》，在前面加點兒，背後加點兒，你可以用合唱隊，把你的合唱隊全用上，把獨唱用上，北京請一、兩個領唱，整個合唱隊你用自己的，樂隊自己的，找一、兩個朗誦的，把這個《紅樓夢》串起來，那生動極了。

曹： 另外中國的影視歌曲，《冰山來客》啊、《洪湖水，浪打浪》啊，《天路》啊，這些東西，這一個晚上，就不用講吧？（邱：也要講。）我們給你提供本，譬如這個晚會，怎麼怎麼，這兒

一個高音，一個男高音，唱多少曲目。咱們就當自家人，就共同建設，從這個營造起來，我覺得很有意思，我還希望能夠有點傳承。

邱： 這個重要，這個一定要。老實講，我在香港搞國樂是這樣。昨天跟你講，我小時候，就已經聽很多了。現在看看，好像國內唱民歌好像愈來愈少，就我的感覺，愈來愈變形了。

曹： 我在北京我也很感慨，北京的報紙，一大版晚會消息，沒有一台民族音樂，全是外國的，就從大的形勢講，中國有錢就會保衛疆土，就會不用給人欺負。文化呢，文化現在大量的介入，外國那些很爛的交響樂團都向中國淘金，（邱：淘金，對了，你講得對。）是吧？所以這個領土的失守，文化領土的、文化的安全，誰來保衛？

邱： 對，跟我講的都一樣，我說一個民族，如果文化失傳，這個民族其實就滅亡了，（曹：沒錯。）你看剛才講滿族，我跟他們（樂團）講過，滿族來統治我們漢人，結果他是被漢人同化，你現在找地道的滿族人，哪裡可以找？

曹： 會滿文的人都不多。

邱： 現在好像統計過，才一百多個，所以現在他們自

己的文化愈來愈……就是失傳了。你看，關酒忠，你說他是滿族人，他整個生活不是跟漢人一樣嗎？（曹：一樣。）就是嘛，都是漢化了。所以如果我們自己民族的文化失傳，就等於我們這個民族已經滅亡了。我是這麼跟他們講過的，是吧？現在特別是日本的文化，說想起來好像很政治化，這個就是文化侵略。

曹： 是，這應該說很早以前，大量的西洋的東西進來，西洋有些東西是我們該認認真真的學，（邱：對對。）但是你不能把自己的丟掉。

邱： 這個我跟他們講的，就是劉天華的路。劉天華專門去學作曲，學小提琴，學鋼琴，他目的不是去賺錢，是要改革中國音樂，搞樂器的改革、練習的方法，他們就從這個地方把中國音樂承傳下去，目的是要提升。

曹： 邱先生，我覺得咱們雖然認識不久，但我覺得我們思路、思維很接近，我特別希望通過小青，在香港，就你說這個「鐵三角」，我們最寶貴的，就是我有譜子，你也知道一個樂團財富是甚麼，是樂譜的積累。（邱：是的，這個是血液。）。譬如說，你們要搞一個活動，咱們真正互相來往的活動，一年有一次，我們來過境，大部份是你們搞你們的，我們搞我們的，但是你們搞的，我們幫忙，我們搞，你們幫忙。我覺得這種交流就踏踏實實了。邱先生，我到這邊，我特別感覺一種親切感，就包括你的演奏員，（邱：沒有芥蒂。）對，大家很親切，開玩笑，都挺好，大家也沒歧視我，（邱：不會，肯定不會，真的。）我很希望就是我們通過小青這個媒體，加強聯絡。

邱： 對對，你這個提議十分好，對我們來講呢，其實是注入一個新的動力。所以人就是要講緣分。要不是老鄧（指鄧詩綿老師）在北京零七年介紹她過來，我們就沒機會繼續後來的接觸。

曹： 邱先生，我覺得我們的合作應該多方位、多角度。其中，半邊天是聲樂，半邊天器樂。在香港還有一個大問題啊，就是不太重視聲樂。

邱： 這個是民族的聲樂。

曹： 昨天金鐵霖都說了，他認為民族聲樂的民歌啊，那種唱法是最貼切的，但咱們的音樂學院實在太糊塗了。

對民族音樂的鑑賞

周： 因為我們這二、三十年以來，我們受老一代的崇洋媚外的思想，很多人覺得，我們要把民歌交響化，（曹：這是混蛋化）那樣做是不是高一級，我們這個好像就不高級，他說這個不是這一個人的想法，而是有兩代人，受這個影響。

邱： 怎麼定義「交響化」？譬如你上次講的好像那個《蘭花花》，它本身就有交響化，（曹：對。）不一定跟外國的完全一樣。《梁祝》這個小提琴



▲ 曹文工老師真情談話。

協奏曲本身就交響化，但題材也本身是民族的。所以交響化就能夠從這個角度去做，我覺得可以。但甚麼曲都交響化呢，根本沒必要。

曹：意思就是，我們對一個事物，對音樂的審美，是用甚麼來衡量，西方長期對音樂的審美，是一本和聲學，（邱：對。）對吧？邱先生？你搞這個知道，我聽你的樂隊，看你的平衡怎麼樣，（邱：對。）是吧？你的複調怎麼樣，用和聲學來衡量，應該大的勉強，中音部過了，低音不夠。假如你用和聲學去衡量中國的民族音樂，百分之百是錯掉的，（邱：兩回事。）現在就是一個怪現象，衡量我們中國音樂是讓一幫拿和聲學的人來衡量。

邱：你講得對，這個就是我堅持走我自己的路。

曹：說老實話，他們沒有權利評論。

邱：你跟我講的都一樣。我跟他們這麼講的，誰看不起中國音樂，你就看不起他，不用說別的，你就問他，看不起中國音樂嗎？那你花了多少時間去研究中國音樂？你實踐過多少中國音樂的活動？

曹：說實在，你看咱們的音樂，這些民歌，為甚麼我覺得這些同學們也好，他通過二十首民歌，他對民歌有個了解，這個提升很好的，（邱：很重要。）他聽過了，音是準的，沒準的，全是拐彎出來的。

周：我們聲樂就這個現象，現在我深有體會，有些老學生問，這首民歌太難唱了，唱不了，拐個彎，拐不過來，唱得難聽極了，因為他多少年也不接觸啊，民歌是中華民族的根啊，學美聲，學洋的，或者這是所謂的交響化，他有點誤讀，誤讀的誤讀，老百姓，你瞞不住，我不會唱，但是我會聽啊，老百姓聽你不是味兒，就不聽。

曹：邱先生，我覺得我們最大的幸福就是幹點實事，我們精神上得到一種釋懷，是吧？

邱：特別我們到了這個年紀，雖然我比你小十歲，我們想法是一樣的。

享受音樂

曹：真有夢想，我們還圖甚麼，名利都看得很淡。

邱：對，為後輩留下一點東西，就行。

曹：我覺得就是玩得高興，就是尋找一種快樂。你看，邱先生，我夫人都說，你這麼大的歲數，你一站一整天，（邱：我就佩服你。）我真不覺得累，我得到的是享受。

邱：昨天下午排練嘛，有些說很累啊，我就說，你看曹老師站了一個下午，人家七十歲你幾歲？最大才三十來歲，很多是二十幾歲，他們說累，我說你看人家七十歲還站了一個半天，如果我排練我還坐，綵排我就坐，站得確實累了，他不覺得累，我說他身體還是很好。

曹：我奇怪，這輩子，整天的在學院就這麼過了，如

果沒有這個，恐怕我很難生存，就得到一種快樂。

周：我覺得曹老師最大的優點呢，他享受這個過程，他在享受，所以就不覺得累，其實也累，但他享受，就把這個累變成了享受，這是一種愛，愛才能投入。

邱：這是本身熱愛中國音樂，我們希望中國音樂能夠搞好。沒有這個出發點，沒辦法做到。

曹：就像我們的學生，多少年，跟我關係都很好，這就是以心換心，學生都……

邱：你甚麼時候開始教？教了五十年了嗎？

曹：這五十年有十八年是吹笛子，三十幾年在音樂學院，在音樂學院，我是教師樂隊的指揮和隊長，教師樂隊幹甚麼呢？給歌劇伴奏，給郭蘭英，王玉珍這些。

曹：我不知道你怎麼樣，我們這一代人吃苦很多。

邱：對，你們辛苦一點，在文化大革命這個階段。

曹：所以對現在生活都挺珍惜的，包括你看我們生活習慣都是很節約的，很珍惜，甚麼糧食剩下都要吃掉。

曹：邱先生，我們這次合作真是挺高興，一個是邱先生你的敬業精神值得我們學，因為你的這些團員，他們這種組合，我們跑了很多樂隊，我覺得跟我們差距很大，很大。我覺得你們昨天，樂隊出來的聲音啊，已經很融合。

邱：演出時比平常還好。

周：是的，我也注意聽了，我也跟很多民樂隊合作，那個能控制，能有樂的，這個不容易。

邱：那個感覺比較融合，（周：對。）你那個曲，你沒來唱的時候，他們不知怎麼一回事，吹笛子的那個，他說一聽你唱，他就明白了，他在後台練。

曹：所以，給民歌伴奏有一個好處，等於我們在學一套民歌，（邱：對。）像《繡荷包》……

周：昨天那個二胡拉得不錯呢。就是《繡荷包》前面那個，那幾句不好拉，要有那個韻律。

曹：我們主張就是樂隊給聲樂伴奏，就是用樂器來唱歌，（邱：對。）要極度的向聲樂靠。

民族音樂的特點

邱：對，這個就是我們民樂很重要的因素，民樂就是中國音樂的美學啊，跟西洋根本就不一樣，你硬要把西洋那套搬過來不行。這很簡單的道理，好像我們吃東西，我們吃的東西跟西洋吃的東西都不一樣。

曹：我們也不要我們民族的東西去衡量西洋，但是也絕不允許西洋把它的標準加於我們，（邱：對。）所以他們基本上沒權利評論我們。

邱：最重要這個。



◀ 訪問中，左起：曹文工老師、新聲執委洪鴻君、盧仲瑜、郭小青博士、邱少彬。

曹：這種《搖籃曲》，我記得我小時候聽的是男聲唱，真動人。現在這種歌出演率愈來愈低，因為當代人複雜，不願聽這些慢速的歌，不願聽小音量的歌，當代特點，高、大、響、堅、亮，甚麼都弄得聲音很大，弄得很高、很響，規模也很大，像這種小巧的歌，很難唱。她昨天演繹很不錯。

邱：不錯，真的，觀眾反應也不錯，證明我們的觀眾還有水平。真的，不是講笑，因為你開始時說，昨天有些曲目擔心觀眾不接受，但昨天不會，所以我……

周：別人的意見，如果是善意的，我聽一聽，如果是惡意的，我拒絕接受。

邱：應該是這樣，所以我剛才不是講嘛，你要批評，我就問你，你研究了中國音樂多久？你沒研究，你沒發言權嘛。

曹：邱先生，你知道咱們音樂很多，譬如說《洗菜心》，是 #5 吧，不是，你比 #5 的低一點，比 5 的高一點，那個歌啊，上行的時候，沒有，下行的時候有，這個東西實現了風格。

邱：對，你用西洋音樂解釋不了。

曹：解釋不通，你說這個音在哪？為甚麼中國的器樂，你看，琵琶、二胡、古箏啊，都特別有中國各種的裝飾，就像隨心所欲，好聽。

邱：昨天演的《搖籃曲》，你說全世界都有《搖籃曲》，但是昨天我們唱的那個就有它自己本身有點特別。

曹：咱們的《搖籃曲》，中國號稱一首歌一首曲子，曲子是老六板，《孟姜女》都是八百年以前，現在你看，包括《陽春白雪》、《春江花月夜》都是老六板的演化，都是它衍生出來的，這個《孟姜女》衍生出無數的音樂，包括很多譬如《茉莉花》都是它衍生的，其中衍生最直接的就是《搖籃曲》。這個《搖籃曲》特別是東北人唱了之後，用東北人的嗓子演很生活，它把母親內心的東西都唱出來，絮絮叨叨的，又像自言自語，小孩聽不懂，實際她說給自己聽，這個《搖籃曲》全世界是統一的，中國的特點，一個是，《搖籃曲》是外國的，咱們的是馬背上，蒙族叫馬鞍，馬鞍是他們的圖騰，馬鞍上的搖籃，所以在中國有的不直接叫搖籃，中國很多歌叫是《媽媽的歌》或者《紅孩之歌》，實際上就是《搖籃曲》，直接叫《搖籃曲》的不特別多。實際《搖籃曲》是種曲式，它國外是這種器樂曲或是有詞的歌，是那種曲式，《搖籃曲》的特點是哄小孩睡覺，所以中國我說要個專輯《搖籃曲》，包括土家族的，很多民族的，藏族，好聽極了，非常生動。

邱：但如果整場都是《搖籃曲》，不是觀眾都睡著嗎？

曹：不容易。

周：包括金老師也是，剛才曹老師說過的也是，高、響、大、堅、亮，就是這種現在甚麼都這樣的，音量都開到大，不把你震聾不行，國內也一樣，都習慣。開始金老師，為甚麼我說他一定會來，因為我太了解了老人家，你打他的牌子，他是需要面子的，他其實不放心，「我來看」。因為金老師這個人，他厲害在哪？他做的心裡有數，就坐在那個點去聽，咋也不是，掙扎得他自己都沒法整了，所以他雖然忙，非要過來看。後來他把這個謎團解開了，確實剛開始，我在側看嘛。他拿著稿子，剛開始，曹老師一開始的時候，我感覺，金老師他一般笑不得，他現在老了，他笑不像我們哈哈笑，有時就笑一下，我一看，開心了，因為他一般是笑一下，不是「嘻嘻嘻嘻」，又繃住了。昨天我看，他開始有這個顧慮，這些曲確實嚴格來說，很難演。

郭：我去找他的時候，之前在北京，他說這些太難唱了，這些民歌很難唱啊，就一直在反覆給我建議。

周：因為這些歌沒亮點，你要高音沒高音，要音量沒音量，而且這些民歌，（曹：唱不出味道。）雖然大家都熟悉但是久違了，包括我唱的《下四川》，他也一、二十年沒聽過了，還說剛剛學的時候，他聽過。

曹：其實昨天立竿見影，昨天馬上就覺得將來金鐵霖的紀念活動還多幾場。

周：昨天金老師給我拉著，下次我那個四十五週年那個音樂會，你就唱《下四川》，都已定了。

周：其實金老師熱衷這種方式思考，但他沒找到點，這次他抓到曹老師好辦了，其實那麼多年，他有甚麼，老曹，這麼幾十年了，我也第一次聽你這麼說，還沒聽過。他要重新認識曹老師。

（訪問拉雜到此結束，午飯去也。）

龍鳳吟香江

——第五屆 國際中國民族器樂展演（香港）

笛 / 簫 / 巴烏 / 葫蘆絲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這是國際中國音樂家聯合會主辦的《龍鳳吟香江》音樂會，邀得內地最負盛名的吹管樂演奏家一起演出，包括：王鐵錘老師的巴烏、詹永明老師的笛子、李光華老師的葫蘆絲，還有石磊老師及林克仁老師的笛子。新聲國樂團有幸為詹永明老師演奏的笛子協奏曲《白蛇傳》（鄭濟民、羅緯綸曲）協奏，近距離向幾位大師前輩學習，誠一難得機會也！



▲ 四川音樂學院教授石磊。

▼ 著名笛子泰斗王鐵錘老師演奏巴烏。



▶ 著名笛子演奏家、上海音樂學院教授詹永明。



▶ 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副會長李光華演奏葫蘆絲、巴烏。



◀ ◀ 竹笛理論家、教育家、演奏家林克仁教授（左圖）及他的學生一起演奏他的作品《醉卧山林》。





▲ 笛子協奏曲《白蛇傳》第三樂章《水漫金山》，由詹永明教授聯同六位弟子一起演奏，指揮邱少彬。

石磊老師笛子大師班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新聲音樂協會

趁《龍鳳吟香江》演出之便，臨時邀請了四川音樂學院教師石磊為我們主持了個大師班。為此，石老師和幾位學生放棄了去遊玩的機會，專門與學院聯絡，下載了部份教材及錄音給我們。在講座中，深深感到石老師的真摯，毫無保留地把他的經驗、心得傳授給我們，在此謹致深切謝意！（此文經刪節，未經石老師過目，如有錯漏，由編者負責。）

譚逸昇整理

石：石磊 邱：邱少彬 劉：劉偉基

關於四川音樂學院

邱：（向同學們）你們在音樂會中會聽到，他（指石老師）的音色很美、很厚，如果現場一起合作的更加感受得到。而且他寫的作品很有特點，《孤煙直》和《詼諧的影子》，很有特點。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講，現在國內有本事的人很多，問題是你能不能碰到，你碰到了還要知道誰是有真本事的，誰是虛有其表的，是嗎？石老師很年青，今年才三十歲，對於你們來說也很大了，比劉偉基老師和曹家榮老師年輕，我覺得他是年輕有為。當然石老師現在講的是笛子部分，你們使用心學，一有機會便學，學到多少是你自己的，別人偷不走搶不走的，所以真才實料是最可靠的財富。好吧，時間交給石老師！

石：首先很高興收到邱老師的邀請，今天也不是甚麼講座，我也是第一次在香港見到這麼多吹笛子的朋友，昨天晚上的演出可能有一部分人去聽了，昨天晚上跟邱老師臨時決定，今天跟大家見個面，首先我了解下大家的層次水平，他們現在都是甚

麼水平？

（各位學員各自報了自己已考的級數）

石：我大概了解一下同學們的層次。我先介紹一下自己，我是四川音樂學院的竹笛專業老師。我今天到這裏講三個部分，第一個我介紹一下四川音樂學院的竹笛發展情況，跟我們自身的特點在哪裏；第二個講講吹笛子，我個人每日必練的一些東西，跟大家講一講，對你們練習基本功有好處。第三個部分我希望互動一些。

四川音樂學院是國內九大音樂院校之一，每個學校都有它的長處和特點。四川音樂學院的特點就是，西南少數民族，像王鐵錘老師昨天晚上演的那個《苗嶺歡歌》，苗族、藏族，還有傣族、彝族等，西南少數民族非常多，但是成都這個地方，它主要是漢族和藏族偏多一些，所以它的風格就偏山歌風格。山歌就是在山上，因為這個山頭到那個山頭離得非常遠，跟他說話說「你好」，他聽不見，「你一好——」他就能聽得見，所以說四川它那邊的風格偏山歌，它那些長音、大線條比較多一

些，導致現在創作的很多音樂，雖大都是很歡快，但在後面肯定有一個長音，沒有那個長音就聽不見了。四川人說話也是，不像香港人說話，很溫柔，我們說起來，乒乒乓乓，第四聲往下降，所以說我們的風格，“刺音”比較多，“下歷音”也比較多，我待會到第三個環節，就給大家一一的示範一下。另外一點，四川音樂學院在這幾年來招收的學員，比前四年基本上翻了五翻，以前我們音樂學院，竹笛子面向全國一年只招四個學生，但是現在呢，最多的一年是前年，連研究生和附中在一起，招了二十二個。目前四川音樂學院吹笛子的有60多個人，我就給學生說，60多個人同時畢業，像新聲國樂團這麼大一個團體，一百多人的一個團體，笛子我估計頂多就是八支，但是畢了業之後，60多個人的笛子都一起畢業了，樂團頂多要八個人，剩下那些人幹嗎呢？所以這次見到邱老師我覺得，你們那個拉低音大提琴、大提琴、吹笛子的同學，他又能彈琵琶，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需要的是綜合性的人才，像你們團員，像團長（劉偉基）還有其他老師，他們都是不單只會一樣樂器。我們吹笛子的，笛子是我們的主科，但是我們還要吹葫蘆絲、巴烏、簫、埙、尺八、口笛，都要去學習。所以我今天給大家建議就是，等我們把笛子學到一定程度時候，可以去學習一下其他樂器。我們看到很多電影、電視劇，包括動畫片，就是我給他們配樂、錄音。但是我在四川音樂學院主科只是教竹笛，他們說：「我們想錄一下簫」，我當時第一次錄簫的時候，有些音能吹響，低音有時吹不響，因為會吹簫的同學他們都知道，笛子跟簫的口風、用氣情況都不一樣，所以就花功夫單獨去練習。吹埙也是一樣，看似吹笛子吹得很溜，但是吹埙高音老上不去，音色不純、老漏氣，甚麼原因啊？這個口風也需要調整。所以我就給大家說的意思就是，學竹笛的同時，一定要把我們相近的樂器，葫蘆絲、巴烏等，都學習一下。像樂隊裏面，需要 cello bass，好，我去拉一下，需要琵琶，我可以去彈一下，這就挺好的。畢了業之後，不管你們是從事甚麼專業，自己有個愛好，我的感覺，學音樂是很幸運的一件事情，為甚麼呢？因為我現在的工作就是我的愛好，自己的興趣，好多人沒有興趣、沒有愛好，他很枯燥，我覺得學音樂非常好，可以有這麼一件自己的愛好。其次呢，四川音樂學院有十孔笛，我不知道大家都見過沒見過，我們一般都是六孔笛子，就是六個手指，但是有七孔、八孔、九孔、十孔，還有十一孔，沒有十二孔，還有加鍵的。但是四川音樂學院是中國第一個改革十孔笛子的。

劉：我補充幾句。我們笛子有首名曲叫《阿詩瑪敘事曲》，是易加義老師的作品，石老師是就易加義老師的高足，他十孔笛基本上是專長到不得了。

石：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十孔笛跟你們平時吹的都不一樣。它這個是十二平均律，我們吹的一般的傳統的六孔，它是不準，七聲音律。待會我們到第

三環節我會給大家示範一下怎麼吹奏，因為好多人都沒見過。

邱：你的十孔笛跟鄭濟民那個不一樣？

石：不一樣，不一樣。

邱：不一樣在甚麼地方呢？

石：不一樣在左手跟右手都不一樣。鄭濟民他那個樂器是六孔笛的製笛方法，但是它輔助了四個孔。我們這個排序都不一樣，大拇指的位置不同。

邱：那其實原理是一樣的？

石：原理是一樣的，都是十二音律。

邱：那你有沒有這種十孔笛的教材？

石：現在我們正在編教材。目前全國十孔笛的教材，沒有一本。就我們四川音樂學院已經把所有資料收集好，就等今年計劃出版。

詹永明老師昨天晚上我們在吃飯的時候，邱老師、劉老師都在，詹永明老師說，通過昨天晚上演出，看他們幾個演出，就是四川音樂學院的進步很大。他回國這十幾年，在四川音樂學院、武漢音樂學院，將他自己研究的一些科學的方法，包括他的一些理論，都傳授給我們，我們用他的方法來推廣，實踐得到了證明，笛子學生的音色都得到了進步。所以說他也覺得很欣慰，覺得四川音樂學院這幾年笛子藝術人數發展了很多，質量水平都提高了上去。這個環節我就講到這。

怎樣練基本功：長音

石：第二個環節我就跟大家說幾個每日必練的一些東西，我個人的一些心得。我自己給自己，還有包括我的學生，都規定每天必須練基本功，把我制定的那套基本功從頭到尾練完大概需要兩個小時。我分了五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就是長音練習。長音練習裏面分了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就像我們早上起來之後要伸一下懶腰，運動一下，讓筋骨都活動一下，舒暢一下，我們吹笛子也是一樣，不管你是上午練、中午練、晚上練，也都必須要按順序、次序去練習。先練氣息，吹笛子口腔要打開，嘴巴要放鬆。不管氣往下往上，我提倡的是第一個先練腹震，也就是通俗一些叫「狗喘氣」。你看，小狗在叫，汪汪汪汪，一直在叫，牠的聲音不嘶啞，但是人呢，你唱歌KTV裏面，我們唱歌不是專業的，唱一會聲音覺得不舒服，一會嘶啞，一會悶了，這個是方法的問題，我們就學習一下小狗叫，牠是怎麼叫，這塊肉（橫隔膜）一直在動（石老師示範）。所以這是用了我們吹笛子裏面叫呼呼呼呼，你來示範一下（石老師的學生示範）。好，這個就是，我們不是用舌頭去吐響，而是嘴巴打開，保持一個口型，用氣來衝響。舌頭不要輔助，舌頭輔助了之後那個風門就變小，我們是保持那麼大，吹哪個音都是這個口型，但是呢，用的力氣不是嘴跟舌頭，用的是腹。



▶ 石磊老師示範。

這個無形當中將你用的力量，不論口腔打開不打開，力量全在肚下。這就是我們吹笛子，一場音樂會吹十幾首作品，你要是全憑那個嘴，用盡了，你想我們的嘴皮就這麼厚，哪有這麼多肌肉？所以吹一會就累了，累了不行，我們就要將他的力量轉移到下面去（石老師示範）。一直保持是吹低音的嘴形，但是呢，把高音還能吹響，我們靠的是這個地方。這樣就是練習基本功的第一個。第二個呢就是長音。初期階段一定要把聲音吹大，吹到最大，你們能吹到多大就盡量吹到多大。不要怕那個音吹破了，音吹破了沒所謂，證明我們敢用氣，我們有那麼大的氣才能把它吹破，我們要是吹不破呢，證明我們不敢用氣，過不了那個階段，你的聲音、音色還純不了（石老師學生示範）。你聽，他這個聲音應該來講是很亮，那裏面能聽到笛膜滋滋滋滋的聲音，你試一下，（其他同學吹奏），怎麼可以把這滋滋滋滋的聲音去掉呢？這個是我練習第二點我要給大家說的東西。兩種方法，一是看笛膜是否貼好。第二，檢查他自己的嘴是不是放鬆了，是不是把氣口大了（石老師示範），比他的聲音明亮一些，這滋滋的聲音能減少，為甚麼呢？這是我給的氣大，很充分，比他的氣大一些，所以這種滋滋滋滋的笛膜，我們俗稱「麟」的聲音減少一些，所以我要求練長音的時候，可以拿舌頭去輔助，單吐。我給大家講個例子，鍛鍊身體，仰臥起坐，通常我的極限是二十個，我每天晚上都做二十個，這是起一個保持的作用，但是你增加不了。我今天晚上二十個，明天晚上增加到二十一，後天晚上增加到二十二個，現在增加到三十個之後，我覺得實在是沒辦法到三十一個，好，我把三十個堅持上一個禮拜，然後再做第三十一個，慢慢的循序漸進，這個跟我們吹長音也是一樣。所以每次你要有想法，我們把這個聲音往大去想。那怕很短，但是呢，它的聲音非常大，它是通的，就比方說吹破了，無所謂，因為我們給的氣太大了，把它的高音都帶出來了。這個證明我們敢給氣，我們再調整一下

就行了。但是你要始終是不敢給氣，這樣起不到練習的作用，只能起到保持的作用，能理解我說的意思嗎？這第二點，吹長音的。

第三點呢，就是由弱到強，由強到弱，這點我就不需要多說了，老師可能給你們上堂的時候都講過這個東西。第四點，就是要求練習八度音。為甚麼要練習八度音呢？我們參加過合奏課的一些同學都知道，昨天參加比賽，很多學生我給寫了評語就是，要拿調音器輔助練習八度音（石老師示範），好，低的音準了，吹高的有偏低了，再吹低下那個音怎麼好像又偏高了，其實不是這個音偏高，是上面那個音低了，這是我們氣息的掌握。竹笛它不像鋼琴，只要把音調準了按下去，就是標準的音高，我們這個需要耳朵跟氣息的配合，我們必須要練習八度音，老師可能平時已跟你說了，希望大家就是拿調音器把自己嚴格要求，把這個音練準。這是我講的第一個部分，就是長音包括了四小點。

手指

石：第二個部分就是手指，手指我分了五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就是拿起笛子很自然的，由慢到快，不是一下子就很快，讓手指先放鬆一些，一個音一個音的打，打到最高音6，完了之後，從6極速的打下來，心裏面數十拍或者八拍，以雙數為單位（石老師的學生示範）。你們在示範的時候氣息可以作一些變化。其實也是在練長音，只不過手指動一下，但是你的理念一定是在練長音，把聲音大，吹大了之後我們可以小點、可以大點，氣息可以再自由一些。下來的時候要求很極速，像我們上樓梯的時候慢慢上，下來的時候我就跑下來了。但是這個練習的時候，上去的時候自由一些，由慢到快練到一定程度的話，氣息可以自由一些，但是一定要有吹長音那種概念要求自己。第三點我稱之為叫爬樓梯，就是順序上去又下來，上去又下來，一個八度一個八度練習（石老師學生示範）。這個完了之後還有一個叫交錯音，這樣練習（石老師示範）。為甚麼要交錯練習，因為我們手指要像彈鋼琴一樣，單指獨立，但每個手指我不要求你這個手指打得特別快，那個手指打得特別慢，但是運用到樂器裏面之後，你必須給我強調均勻、對稱，這個叫交錯顫音。等這些全部練完之後，像我剛才爬樓梯那個就是從低音5到高音6，然後從6練下來。幾組練習下來，我們手指已經從放鬆到緊張化了，下來之後呢，我們又讓它去放鬆一些（石老師示範），自然得放鬆一下，練這個有甚麼好處呢？一是增加我們手指的彈性，二是為我們吹樂曲奠定基礎。《牧民新歌》、《山村迎親人》，還有《山村小景》。這些都算是新派的東西，老師可能給你們提過新派簡廣易的風格、劉森風格這些東西，他手指上的東西特別多。吹南方曲子那些人，他肯定吹不了這些風格。為

甚麼吹不了？他們的訓練跟我們不一樣。我這裏面有要求的東西，就是剛才是很柔和，待會又非常爆。大家剛剛聽我吹奏的聲音也是比較大，我個人喜歡新派的這些風格，我這個訓練是專門讓學生給新派曲風作基礎。最後一項，也是很均勻的，自然的放鬆（石老師示範）。這個五項練完之後，手指的部分就練完了。但是用心去練，至少這一項得練30分鐘。

吐音

石：第三部分是吐音練習。吐音練習有很多方法，但昨天我聽比賽的時候，有些同學的吐音非常好，但有些同學的吐音很糟糕，統一的原因是甚麼？我經常給學生舉個例子，吐音好比拳擊運動員，拳擊基本上分開七十公斤級、八十公斤級，都是力量都相當、差不多，那誰能幾拳把對方打倒，那不可能的事。因為抗擊的能力，包括拳速都差不多，大家都有一個水平線。除非是我是八十公斤級，你是五十公斤級，我可以幾拳就把你打倒，但這個情況，很少，基本上不允許。吐音我為甚麼比喻成這個呢？在它同等級別的時候，你沒辦法把它制服了打倒，只能靠點數。如果我這拳下去，我是一個重拳，耗費我好多的力量，而且我這個拳很長，發出去之後，浪費時間。你用這個時間的話，別人可以打你兩拳、三拳，而且你耗費了氣力。吐音也是一樣，舌頭的幅度太長，一影響速度，二效果不好、不清楚。所以昨天比賽的時候，我跟邱老師都是評委，聽了很多同學，我寫的意見都是，希望縮短舌頭的距離。吐音要求甚麼？要求的是跟點數一樣，要求幅度小一些，點要清楚一些，速度快、頻率快一些，再更重要的是甚麼？好多人有個誤區、誤解，認為吐音是靠舌頭在吐，其實我個人認為是個錯誤，為甚麼？舌頭只是起一個輔助的作用，你舌頭動得再快，不給氣它響不了，所以它是靠氣。為甚麼我非

常強調這一點？氣，我剛才講新派那些曲子，你聽一些張延武老師、李鎮老師、簡廣易老師、劉森老師、李增光老師這些吹新派的曲子，沒有一個人的吐音差。昨天比賽有的同學用了循環雙吐，但如果我來吹，不用循環雙吐，為甚麼？我舌頭幅度小，用的氣也比較小一些，耗費的力量也小一些，所以我一口就能吹完，我不需要循環雙吐，到後面十六分音符的時候我可以循環換氣，那我沒必要去循環雙吐，每次換氣破壞了樂句。為大家示範一下為甚麼要這樣去練吐音，還有怎樣練（石老師示範）。你看，趙庭松老師那十講就很簡單，但是為甚麼他們練了這幾十年還在練？張維良老師、詹永明老師他們都在練習？最簡單的東西，才是最好的一件東西。我今天練這個技巧，練那個技巧，但是呢，你練那個技巧，平時的曲目裏面用不到，只有像《蒼》裏面它有一個技巧，專門給它寫的那個技巧，可能吹上十首樂曲只有一首能用到這個技巧，我們沒必要把時間花費到那個深度去。我們把時間要花費到大量的曲目運用的吐音上去。還有一個大家可能容易忽視的東西，我要求他“吐”跟“庫”一模一樣。你們分析一下，“吐、庫”後面跟的長度是一個“烏”字，我要求這兩個“烏”是一條線的，就是“吐”跟“庫”用舌頭去點一下。就是把單吐吹成雙吐，這就證明對了，為甚麼呢？我們那個“庫”代替“吐”，我們一直“吐吐吐吐……”你舌頭再快，你肯定沒有雙吐快，但是我們要把“庫”的音量練到跟“吐”的一模一樣，這個才算對，所以我們嘴巴要保持吹長音，這是第三個練長音，保持“烏”的嘴型，然後用舌頭的吐、庫區分吐音，這樣的話，一是速度快，二來音在一齊連著。平時練起來，聲音聽起來跟長音一樣效果，但是運用到樂器裏面時也是很短。你們都聽出來我是用氣來吹吐音，並不是靠舌頭，聲音變大了，舌頭的幅度沒變，還是那麼小，這個是最主要的，把“吐”跟“庫”記著後面是一個“烏”，發的是一聲，嘴形不變，



► 石磊老師（右圖前排右三）帶領其學生（前排左二及右一，二排右一）為本會笛子學員親授演奏技巧。前排左一本會副主席曹家榮，左三總監邱少彬，右二常務副主席劉偉基。

來自四川音樂學院的幾位學生演奏《談諧的影子》(石磊曲)，由新聲國樂團三位樂手伴奏：(三弦)金穎琛、(大提琴)鄧錦倫、(倍低提琴)莫禮邦。



這樣你的吐音才能練好。(示範)整首樂曲可能也只有六分之一、七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的樂句是吐音，但是呢，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就是這塊部分吹不好。吹線條的東西一個比一個吹得好，音色漂亮，手指東西技巧多，感情氣息都非常好，但是一到吐音就不行，所以我們要把自己的一些時間花在一些小數的吐音上面去，一定要多練吐音，因為昨天我聽很多選手吐音都存在一些問題。

音階

石：第四個部分我是要求學生每天去練習音階，鋼琴、小提琴、單簧管、雙簧管，每天都必須要練音階。我們要求五線譜就是四升四降那就差不多，但是用我們的首調，就是必須一根笛子轉五次調。1 2 3 5 6 這五個指法必須要會，因為我們以後坐樂隊，指揮說，比方說給歌曲伴奏，我們當時就遇到了一次，有一個歌唱家他唱《好日子》，我今天嗓子狀態挺好，本來原調是降E調，我想試升個小二度，音域不夠，怎麼辦？他就通過變指法。一會，我狀態好，再升一個小二度，好，到F。我今天狀態不好，我要低點，你怎麼辦？我沒帶那個笛子，我只有這一支笛子那怎麼辦？就通過指法變化。所以音階每天必須要練，我給大家大概示範一下(石老師示範)。閻惠昌老師有一次在我們學校排練，完了之後，他就發一些新譜子，就現在排練這個東西，比較難。好多同學沒坐過樂隊的他說，「老師，我有問題。這譜子笛子沒辦法演奏。」我當時沒在，因為我是聲部長，我管。「怎麼沒辦法演奏？」「你看，我們笛子是……」怎麼怎麼說了很多東西，這沒辦法做。「那香港中樂團為甚麼能做得了，你就做不了？」他馬上給我打電話，我說，那行，我馬上就回來。從他手裏一看譜子，能奏不能奏？我說

可以啊，拿甚麼樣的笛子、筒音做甚麼就直接就奏了。他說，我怎麼沒想到這個？平時他不練這個基本功，筒音作3，我是拿大A調笛子，那是甚麼調你們知道嗎？就是C調。然後你們平時就算，沒事就可以這個挺有趣。因為我們看五線譜，固定調，基本上都是梆笛是小G調笛子，筒音作2，看五線譜，然後D調笛子，筒音作6，看五線譜。好像他不知道，他看五線譜是兩個升號，是D調，我就筒音作5去吹，其實不是那個，你不管他是甚麼調，你還是按筒音作6的概念，D筒音作6，C調筒音作5，G調筒音作2，這個你們級數愈高老師會給你們講。為甚麼要訓練這五個指法呢？這五個指法是平時讓大家做好準備，不能指揮說，我們今天排這個曲這個歌唱家，他要求提一個大二度，他的狀態好，我們大家一起來。老師，這個不行，我有問題我有問題，那指揮頭也大了。所以我們平時要作好，你說升一個小二度那我們就升了。就像我給他們那年在杭州，我搞一個講座，我說一個流行歌曲，包括我那個曲子《孤煙直》，我拿五個調給他們吹一下，他們就說，一支笛子六個孔怎麼能吹這麼多個調？我跟他說，平時自己要訓練，用不用是另外一回事，我們要準備到這，而且這個練完之後，我們耳朵的音準概念比較好。我們用筒音作5就只有一個半孔，是那個4，也可以另一個指法。但筒音作3它就4個半孔。我們用一個半孔的概念去當四個，其他三個半孔按照全孔的概念要求它，我們的音準不好。

半音

石：第五個部分，我要求我的學生每天把這幾個練完之後，練習半音階。為甚麼要練習半音階？就是你每個手指在你的觸孔的位置，我每個孔子，除了3孔沒有半孔之外，其他都有半孔。所以這個對我們指頭的靈活性一定有幫助，而且對我們的耳朵有很大的提高。譜子裏面，我們合奏會遇到很多臨時升降，那你沒辦法。那你必須去練，平時作好準備了，便沒問題。慢慢去練，千萬不要快，愈快的東西愈要慢一些，我給大家示範一下半音階(石老師示範)。慢慢練，練熟了之後才快點。它這個六孔的音準，跟十孔的沒法比，十孔的音準你聽這個好一些。但是我們六孔的必須要會，不是絕對的，是相對的準。這個是樂器的關係，我們一定要拿這個概念去要求自己在六孔笛上的音準。這個就是我講我自己一些每日必練的基本功。

石：第三個環節呢，我帶了三個學生，這個是大四的學生，一個是附中初三的學生，還有一個是大二的學生，跟大家互動一下。

石老師用了一個小時去聽幾位香港的同学演奏了幾首樂曲的選段，石老師一一指出每位同學的優點、需要改進的地方及練習方向，又聽了石老師幾位學生的演奏，起了互相觀摩、學習的作用，在座各位同學都感獲益良多。及後，總監邱少彬想了解石老師對前一晚演出的意見。

對新聲的評價

邱：你對昨天的音樂會，我們的表現有甚麼評價？

石：我是第一次跟新聲國樂團合作。我給團長說，給邱老師也說，“我非常感動”。為甚麼呢？坦白說，在大陸是看不到這種精神。像你們有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還有大學生，包括我們邱老師，辛勤工作，還有劉老師、曹老師。我們在一起吃飯的時候也了解，我說我這個曲子難為你。我那個曲子是要求非常靜，而且它是為這場音樂會專門配器的，我們也沒有修改。笛子有花舌非常高的一個音，但是就需要合奏演員把音量控制到最小，而且還要出來那個效果，我是用大D無膜笛吹的。最感動的是紀律，我昨天晚上第一次合樂隊，我去的時候大家已經很靜，他們那些凳也已經整齊的排好。結果排了三首曲，至少兩個半小時，沒有一個人動，而且沒有一個人講話，完了之後又把凳從那裏搬來又搬回去，在大陸是沒有的。大陸是，演出是演出的人，絕對不會去搬凳子、搬甚麼？！但是我們的這些同學呢，那麼累，有些還沒吃飯，有些是趕過來匆匆忙忙的，上廁所都不敢吭聲，就憋著，完了之後再去。所以這個是紀律，這個我第一個感動。

第二個感動呢，我覺得大家非常謙虛，非常敬業。邱老師也跟我們說，我們這個樂隊是業餘的，怎麼啦怎麼啦，但我不覺得怎樣。我覺得業餘跟專業，我給大家同學講過，跟他們說，有甚麼區別？只有一個區別，你是靠你的專業維生、生活，掙錢，而我們業餘的呢，樂趣，但是我們從事的都是竹笛、二胡，或者坐在古箏那去，都是用了同樣的樂器，只不過是我們從事的這個行業，我以這個維生，你們呢以這個為樂趣，靠其他的東西掙錢，所以只有這一個區別，沒有一個說是：「我們是業餘的，我就比你們專業低」，我不認為這樣。因為最好的一些演奏家都是來自民間，我也是從業餘的轉到這個專業來，我以前也是業餘的。我記得我考學校的時候就是吹的《山丹丹開花紅豔豔》，也不知道《姑蘇行》。但是，我上了學之後，啊，現在是，專業的，科班出身，專業的，你們千萬不要覺得自己業餘就比專業低，我覺得我們樂團非常優秀，《孤煙

直》這作品，裏面中間要求的節奏非常的難，《白蛇傳》又是要求激情，也是非常難，包括《醉臥山林》需要靜，需要那種感覺，沒有硬的功力是演不出、拉不出那種效果，但是邱老師還是很謙虛，我們這個樂隊業餘的怎麼了。我通過一個樂器就覺得，並不是業餘不業餘的問題。那天給我們伴奏《詼諧的影子》，我最擔心就是三弦，因為在大陸，我們那兒彈三弦沒有幾個人能彈得很溜。他們老是不滿，因為他們都是彈琵琶專業的湊合，沒有三弦專業的，那天彈三弦的那位同學（註：金穎琛），不管她的音準如何，我說怎麼彈得這麼溜？我跟邱老師在談的時候，我說這個三弦彈得非常棒，我這個曲子就是需要這種音色，非常亮。而且她不是專業彈三弦，好多專業彈三弦的彈不了。

第三點我敬佩就是整體度，合作性。我們曾經也合過業餘的樂隊，他們一些坐姿，一些拉二胡這樣坐，吹笛子也是這個樣，沒精神，你們坐得矩整整，而且演奏很清楚。昨天晚上演出之後，我特意叫了幾個同學去聊天，他們都非常感動，很受啟發，我覺得大家非常有素質，就是你們一定要記住，業餘、專業只是我們所從事的經濟來源的支撐不一樣，我靠這種掙錢，你們搞這個是為了自己的愛好，只是這樣而已。那就是你比我業餘高，我也可以達到你的程度，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千萬不要覺得像昨天去比賽，比較緊張，緊張甚麼？就是千萬不要有這種感覺。自信，我在評語也寫了，他也是業餘的，他（指他的學生）現在也沒考上音樂學院。那你說業餘的就是一定不好，不是這樣。所以要自信。昨天晚上演出之後，就是我們自己人在一起我就說，我當時錯了一個地方，我早進了一拍，這個好多沒有經驗的指揮，沒有經驗的樂團，便會一直錯下去，這個曲是我剛配完器，我也沒合過，第一次跟樂團合，第一次演出，但是我也不清楚是甚麼音響效果，我一直拿管弦樂隊的去比較。但是邱老師很有經驗，他把樂隊一壓，樂隊長音就收了，跟我起。這個我覺得還是感謝邱老師這樣，要不是這樣的話我們就錯下去，就舞台上演出需要經驗，所以我不認為業餘便不行。總結來說，昨天是一個精神讓我感動，第二個你們那種謙虛，第三你們敬業的精神。

講座完後，晚上十點多了，我們和石老師及他的三位學生才去吃晚飯，席間繼續說了很多，觀點都很一致。真高興能結識石老師這位“能人”，希望以後有機會再續前緣。

《愛心濃情》音樂會之“舊曲新唱”

二零一二年六月九日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愛心濃情》是我會音樂會系列之一，已演出近十套節目，內容輕鬆普及，包括：親情、友情、愛情及鄉土情四個方面，形式較自由。這次演出場地本由國際中華文化藝術交流展演協會與本會聯合主辦的，另一內容的音樂會，但由於演出者在四月底通知未能赴港，於是我們臨時把演出內容更改為《愛心濃情》之“舊曲新唱”，只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排練，以唱為主，讓幾位年青樂手（樂團成員）轉戰歌場，在音樂藝術上開闢新的領域。初試啼聲，水平當然未臻完美，但成績可人。

節目表	
指揮：邱少彬	合唱：新聲合唱團
【一】合唱 念親恩 編詞：陳少彬 詞：邱少彬 天邊孤客 【日】原唱：汪明荃 詞：邱少彬	【七】合唱 教我如何不想他 編詞：陳少彬 詞：趙元任 天倫歌 原唱：張玉玲 詞：張玉玲
【二】女聲獨唱 小河淌水 原唱：張玉玲 詞：張玉玲 情緣也 原唱：張玉玲 詞：張玉玲	【八】女聲獨唱 陽關三疊 原唱：張玉玲 詞：王維 白雲孤柳 原唱：張玉玲 詞：張玉玲
【三】男聲獨唱 在那遙遠的地方 原唱：張玉玲 詞：張玉玲 【四】女聲獨唱 燕子 原唱：張玉玲 詞：張玉玲	【九】男聲獨唱 在燦爛的月光下 原唱：張玉玲 詞：張玉玲 【十】男聲獨唱 思秋武 原唱：張玉玲 詞：張玉玲
【五】男聲獨唱 紅燭淚 原唱：張玉玲 詞：張玉玲 分飛燕 原唱：張玉玲 詞：張玉玲	【十一】合唱 禪院鐘聲 原唱：張玉玲 詞：張玉玲
【六】女聲獨唱 一水隔天涯 原唱：張玉玲 詞：張玉玲 晚晴的菊 原唱：張玉玲 詞：張玉玲	【十二】合唱 紅燭淚 原唱：張玉玲 詞：張玉玲 分飛燕 原唱：張玉玲 詞：張玉玲

▶ 邱少彬總監也一起與眾同樂。

▼ 樂界的多面手張美玲既通曉箏藝，又可獨唱。



▲ 音樂會節目表。

▲ 七十多歲的退休校長黎錫鏗演唱著名廣東小曲《紅燭淚》、《分飛燕》、《悲秋》及《禪院鐘聲》。



▲ 三位初試啼聲的樂手：(左起)李倬輝、洪鴻君、黃保華。





▲ 合唱團演唱數首早期的藝術歌曲
《教我如何不想他》及《天倫歌》等。

▼ 樂隊以小組形式加上鋼琴
伴奏，效果不俗。



2012 首屆“敦煌杯”全國青少年古箏大賽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至七日
北京市西城區金融街少年宮

由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古箏專業委員會主辦之 2012 “敦煌杯” 全國青少年古箏大賽，本會推薦 22 名老師及學員參加，全體成員均進入複賽。二零一二年十月二日，由總監邱少彬及新聲箏樂團團長張美玲帶領學員赴京，參加為期五天的複賽及決賽，獲一金一銀兩銅的佳績。



◀ 潘韻如（右一）於業餘少年高級組中以金獎摘冠。

▶ 鄭頌恩（右一）及黃諾敏（右二）於業餘青年組中獲銅獎。

▼ 吳燕兒（右一）於業餘青年組中獲銀獎。



獲獎名單

金獎	潘韻如（業餘少年 C 組）
銀獎	吳燕兒（業餘青年組）
銅獎	鄭頌恩、黃諾敏（業餘青年組）
優秀演奏獎	黃海茵、劉家寶（業餘青年組）
	王婉榕、區麗嫻、許穎欣（業餘少年 A 組）
	李恒瑛、廖詠詩、曾梓焮、羅凱桐（業餘少年 B 組）
演奏獎	何靖宇（業餘少年 C 組）
	郭明慧（專業青年 A 組）



◀ 部份參賽者於比賽場地合影。

▼ 新聲箏樂團獲邀於十月六日的頒獎禮中演出《奔馳在千里草原》。



中西區2012

慶祝香港回歸十五周年中樂音樂會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二晚上八時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三日下午三時及晚上八時
上環文娛中心劇院

二零一二年十月，本會與中西區民政事務處聯合主辦了一連三場慶祝香港回歸十五周年的中樂音樂會。本會特意邀請了兩位九七年（回歸年）出生的少年團團員擔任獨奏，演奏張殿英老師的古箏協奏曲《心》及二胡協奏曲《母親》。



◀ 中西區區議會文化康樂及社會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捷貴太平紳士到排練場地為樂隊及合唱團打氣。

▶ 擔任二胡獨奏的何婉怡同學（左）及古箏獨奏的李恒瑛同學（右）。

▼ 音樂會以激昂雄壯的《愛我中華》揭開序幕，由劉偉基先生指揮。



▼ 楊亮澄小朋友（下小圖）演唱《山丹丹開花紅艷艷》，對於小朋友來說，這首歌難度頗大。



▲ 新聲合唱團聯同英皇書院合唱團唱出《把根留住》、《中國人》、《中國夢》、《紅棉》及《香港人·香港心》多首合唱曲。

◀ 中西區兒童合唱團演唱《歌聲與微笑》、《祝福太平山》及《我們多麼幸福》三首歌，由方兆敏指揮（上小圖）。

▼ 音樂會完結，嘉賓與一眾演出者合照。



葵青區文藝協進會 葵青中樂樂繽紛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日
葵青劇院演藝廳

這是葵青文藝協進會葵青中樂團每年一度的演出，葵青中樂團亦由本會派出導師負責組織訓練。是次音樂會節目豐富，包括中樂版的雙鋼琴協奏曲《動物狂歡節》（原聖桑曲）等。



葵青中樂團訓練班學員林心怡箏獨奏《洞庭新歌》。



葵青中樂團笛子老師冼韻妍演奏《喜報》。

葵青中樂團指揮盧仲瑜。



葵青中樂團彈撥樂導師吳秉儒以中阮演奏《滿江紅》（選段）。

洪鴻君指揮合奏《敲起戰鼓奪豐收》。



二胡齊奏《胡歌》（香港首演，關銘曲）。



中樂版的雙鋼琴協奏曲《動物狂歡節》擔任獨奏的是畢業於中文大學音樂系的譚逸昇（右圖右）及吳珈瑋（右圖左）。



屯門文藝協進會 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2012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日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已有二十年歷史的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 2012 已順利舉辦，並於十一月十日晚上假屯門大會堂演奏廳舉行「中西器樂優勝精英表演暨頒獎禮」。



◀ 全場總冠軍由冼韻妍組獲得。演奏的曲目為巴哈《A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現改為笛子獨奏及笛子、低笙伴奏。



◀ 以表演嘉賓身份演出的何婉怡同學演奏張殿英老師的二胡協奏曲《母親》，由新聲國樂團伴奏，邱少彬指揮。

▶ 李恒瑛同學演奏張殿英老師的古箏協奏曲《心》，由新聲國樂團伴奏，劉偉基指揮。



▼ 各嘉賓、評判及導師與兒童組和新苗組的參賽者合影。



屯門文藝協進會 中樂團週年音樂會 迎春音樂會 (2013)

二零一三年二月三日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一年一度的新春音樂會如常順利進行，是一眾新手盡展才華的好機會。

▶ 演奏前合影：(左起)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副校長黃汝偉，屯門區朱耀華議員，順德聯誼總會梁銻琚中學戴明基校長，本會總監邱少彬，屯門文藝協進會視覺藝術委員會主席郭洪球，新聲國樂團(少年團)指揮劉偉基。



◀ 何婉怡同學二胡獨奏《第一二胡狂想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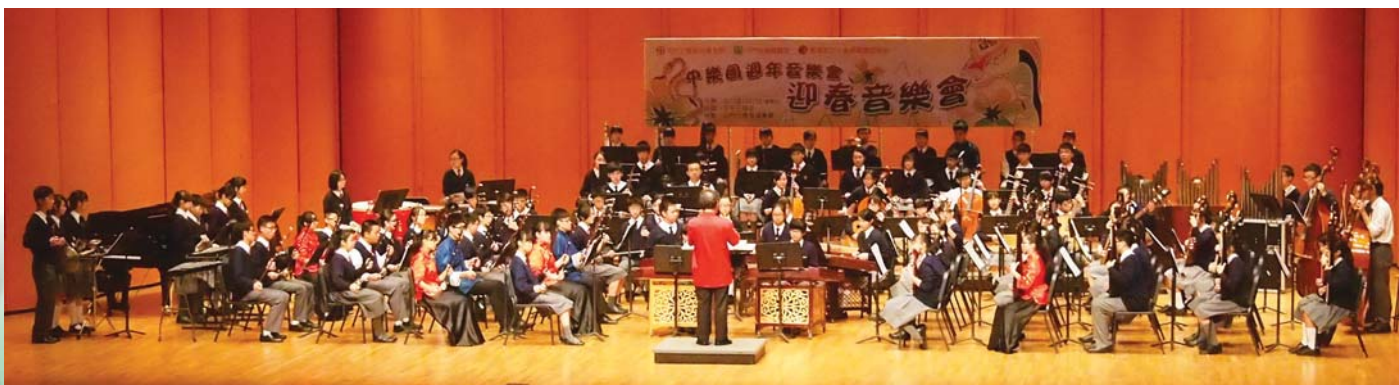
▶ 梁依彤同學揚琴獨奏《黃土情》。



▶ 張美玲兩位小學學生王婉榕(左)演奏《紅旗渠水》，包正榕(右)演奏《瑤族舞曲》。

▼ 張美玲老師帶領小組合唱《彈撥波爾卡》及《閑聊波爾卡》(原史特勞斯管弦樂合奏曲)。

▼ 順德聯誼總會梁銻琚中學中樂團及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中樂團聯合演出，邱少彬指揮。



花絮

▶ 新聲國樂團（少年團）應屯門文藝協進會之邀參加於屯門大會堂演奏廳舉辦的「屯門藝術匯群英」，在台下現場伴奏小雅樂軒演出的粵劇，廖漢和指揮。



◀ 本會應邀參加「黃兒佳音處處聞 2012 暨迎接光輝四十載」，為黃大仙兒童合唱團現場伴奏。

策劃及督印：邱少彬

總編輯：邱少彬

執行編輯：盧仲瑜

封面設計：盧仲瑜

排版：盧仲瑜、譚逸昇

文字處理：楊祖兒、譚逸昇、盧仲瑜

攝影：張吉富、蘇雪盈、梁嘉俊、劉浩賢、張家詠

啟事

1) 為促進音樂上（尤其是中樂）學術的探討，以利尋找以後發展的方向；也希望在音樂界培植更多正氣，以冀聯絡更多能真正推廣中樂的朋友們共同努力，歡迎各界人士對《樂苑》作回應。凡言之有物，有事實根據者，將有機會在《樂苑》中刊出。不願刊出者，請事先聲明，具名或不具名俱可。可電郵本會或傳真聯絡。編輯小組

2) 本會多年的通訊及音樂會現場錄音 / 影，尚有部份存貨可供各界友好免費索取，請電郵或傳真聯絡。公共事務部

電郵：ntco_contact@newtune.org 網頁：www.newtune.org 傳真：2404 2797(請先來電轉駁)

活動表(1/9/2012-30/6/2013)

類別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主辦單位
常規音樂會	31/3/2013	《詩·文·音樂匯》音樂會 II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新聲音樂協會
	9/6/2013	《愛心濃情》音樂會之“舊曲新唱”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新聲音樂協會、 國際中華文化藝術交流展演協會
特邀演出	15/9/2012	慶祝國慶63周年文藝匯演	屯門吉之島	屯門區國慶委員會
	28/9/2012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63周年國慶酒會	屯門大會堂展覽廳	屯門區國慶委員會
	12- 13/10/2012	中西區2012慶祝香港回歸 十五周年中樂音樂會 (共三場)	上環文娛中心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23/10/2012	「民歌知多少」 郭小青獨唱音樂會	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香江藝術團
	15/12/2012	中西區兒童合唱團 十四週年紀念演出	上環文娛中心劇院	中西區文化藝術協會
	23/12/2012	黃兒佳音處處聞2012 暨迎接光輝四十載	黃大仙廣場	黃大仙兒童合唱團、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7/1/2013	報春暉－郭小青演唱會	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香港演藝製作中心
	13/1/2013	譚耀宗議員辦事處開幕典禮	屯門碼頭	譚耀宗議員辦事處
	6/2/2013	嶺南大學「紅門夜宸」演出	嶺南大學	嶺南大學學生會
	10/3/2013	第四屆全港運動會荃灣區代表隊 誓師大會暨體育活動巡禮	荃灣愉景新城	荃灣區議會
	10/4/2013	愛心龍情慈善晚會	香港洲際酒店宴會廳	九龍社團聯會
	8/6/2013	愛心粽子賀端陽	葵盛社區會堂	葵盛愛心服務社
考級	23- 24/2/2013	全國民族樂器藝術水評考級(香港區)	新聲音樂協會	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
本會協助的活動	2/10/2012	屯門藝術匯群英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屯門文藝協進會
	10/11/2012	2012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屯門文藝協進會
	18/11/2012	2012新界地域青少年獲獎人士聚會	香港科技創意小學禮堂	香港童軍總會
	15/12/2012	2012屯門藝術節 交響粵劇譜新聲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屯門區議會、屯門文藝協進會
	26/12/2012	第47屆工展會	維多利亞公園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3/2/2013	中樂團週年音樂會 - 迎春音樂會	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屯門文藝協進會
	21/2/2013	龍鳳吟香江 - 第五屆國際中國民族 器樂展演(香港) 笛/簫/巴烏/葫蘆絲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國際中國音樂家聯合會
10/3/2013	葵青中樂樂繽紛	葵青劇院演藝廳	葵涌及青衣區文藝協進會	
普及演出	2/9/2012	中樂演奏會	將軍澳寶琳廣場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1/10/2012	沙田中秋花燈會	沙田公園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1/10/2012	親子同樂嘉年華	荃灣雅麗珊社區服務中心	荃灣各界慶祝國慶籌委會
	30/10/2012	沙田中秋花燈會	沙田公園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9/2/2013	中樂演奏會	石蔭東排球場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16/2/2013	中樂演奏會	沙田大會堂大堂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2/2/2013	癸巳年新界西元宵綵燈會	青衣公園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6/2/2013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 德育節聯課(中樂)音樂會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禮堂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新聲音樂協會（組織架構）

名譽顧問（以筆劃序排名）

香港：吳景星博士 李 瑩女士 李志華校長 林超英先生 袁惠東先生 陳建業先生
 麥兆明先生 湯偉俠博士 楊明倫校長 潘笑蘭校長 賴炳華校長 戴明基校長
 蘇蔓雲女士 龔廣培校長
 台灣：陳紹箕先生

藝術顧問（以筆劃序排名）

香港：于 粦先生 王國潼先生 余少華先生 林 風先生 林流波先生 俞兆曦先生
 郭迪揚先生 郭雅志先生 黃景康先生 廖漢和先生 熊 岳女士 羅永暉先生
 中國：王惠然先生 何占豪先生 何維青先生 翁鎮榮先生 曹文工先生 張忠耀先生
 張大森先生 焦金海先生 楊春林先生 潘娥青女士 蔡時英先生 嚴良堃先生
 台灣：陳裕剛先生 陳澄雄先生 黃輔棠先生 盧亮輝先生 蕭白鏞先生 蘇文慶先生

會長：謝英東

副會長：盧偉良、黃汝偉

法律顧問：潘展鴻JP太平紳士

新聲國樂團(少年團)名譽總監：湯修齊

執行委員會

主席兼藝術總監：邱少彬

常務副主席：劉偉基

副主席：張美玲、曹家榮、洪鴻君

常務秘書長：曹家榮

秘書：徐偉斌、盧仲瑜、黃保華、鄧錦倫

演藝及推廣部主任：〔正〕曹家榮 〔副〕張美玲、洪鴻君

教育部主任：〔正〕張美玲 〔副〕黃保華、郭明慧

考級事務部主任：〔正〕潘振邦 〔副〕洪鴻君、黃保華

公共事務部主任：〔正〕洪鴻君 〔副〕鄧錦倫、何彥羲、李漢唐

宣傳部主任：〔正〕盧仲瑜 〔副〕曹家榮、郭明慧

禮賓部主任：〔正〕黃保華 〔副〕劉嘉穎、吳詠芯、楊祖兒

資訊部主任：〔正〕徐偉斌 〔副〕郭明慧、何兆昌

後勤支援部主任：〔正〕李倬輝 〔副〕吳翠堃、羅進業、吳詠芯

譜務部主任：〔正〕鄧錦倫 〔副〕莫禮邦、譚逸昇

會籍及義工活動主任：〔正〕吳翠堃 〔副〕梁賜健、鄧錦倫、郭明慧

「新聲樂友之家」主任：〔正〕戴顯政 〔副〕黃保華、陳潔湖、楊祖兒

會計部主任：〔正〕陳潔湖 〔副〕楊祖兒

網址：<http://www.newtune.org> Facebook 專頁：[facebook.com/newtune](https://www.facebook.com/newtune)

電郵：ntco_contact@newtune.org

新聲音樂協會/新聲國樂團

新聲國樂團於八七年由邱少彬創辦，九七年成立新聲音樂協會，並領導至今。本會一向積極參與各類社區活動，得到社會普遍認同，零八年正式獲確認為「慈善團體」，一零年十月獲確認為「義工團體」，連年獲社會福利署頒發「義務工作嘉許金狀」及「一萬小時義工服務獎」。樂團及協會以「雅俗共賞」為目標，既把優秀的民間、傳統音樂及新作品介绍給觀眾，又把藝術性高的作品普及化。並且提出「業餘團體，專業精神」的口號作為指南，積極提高技術與藝術水準，被譽為音樂界的「無印良品」。多年來透過「演藝」、「音樂教育」及「學術研討」三大領域，積極推動香港的中樂發展。

樂團成立至今，參與陣容龐大並且高質素的演出共四百多場，合作過的音樂家超過一百人（包括海外、內地及台灣音樂家），團體五十多個。曾出訪北京、上海、張家港、甘肅蘭州、台北、台中、廈門、泉州、福州、莆田、煙台、威海、蓬萊、廣州、深圳、汕頭、珠海、澳門、封開、信宜、加拿大溫哥華及印尼泗水等地，皆獲好評。是香港最活躍的民間非職業樂團之一。樂團又提倡改編及創作，二十多年間，改編及創作的樂曲近五百首，經由樂團發表的首演作品近四十首，其中部份新作品由團員創作。目前團內的樂手來自各階層，不少成員擁有大學學位或碩士資格，還有不少專職中樂導師。團員中考獲十級資格者近五十人，其中優秀及良好成績者近四十人，並有近二十位團員考獲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之高級考級指導教師資格。除新聲國樂團（附“少年團”）及新聲箏樂團（附“少兒箏團”）外，協會轄下尚有：吹打樂團、阮樂團、葫蘆絲樂團、西樂團及合唱團等，使活動更多元化，演出人數可由十人以內至一百人以上，以適合不同類型的演出。

協會成立至今，每年均主辦及協辦各類音樂會，又積極參與各類慈善演出，二零一三年表表者如：三月舉辦《詩·文·音樂匯》II之「四大名著」音樂會，邀得周強先生、郭小青小姐、唐潔潔小姐、呂國璋先生及李龍基先生演唱。

協會於零七年五月起承辦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的「全國民族樂器演奏藝術水平考級（香港地區）」考試。零九年七月及八月，分別於香港及北京舉辦《桃李芬芳》——優秀考生音樂會，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前會長、音樂大師朴東生及張殿英、張升平、郭一老師等對音樂會的演奏水準、指揮、作品及舞台調度等均給予高度讚揚；一零年，分別於二月及八月，本會學員赴京參加中國民族管弦樂學會主辦的《2010首屆柳琴北京邀請賽》及《2010首屆阮北京邀請賽》，獲得六銀七銅及數名優秀演奏獎的成績（其中青少年組及成人組的阮合奏俱獲銀獎）；一二年十月，新聲箏樂團更獲邀於北京首屆《敦煌盃全國青少年古箏大賽》頒獎禮上作表演嘉賓，團員分別獲一金一銀兩銅及數名優秀演奏獎；一一及一二年，少年團兩度應中國教育電視協會及全國校園春節聯歡晚會組委會之邀，赴京參與中央電視台錄播節目《魅力校園新春音樂會》，並被評為「全國藝術教育先進單位」。此外，協會每年均主辦「聯校中樂匯演」，約五十間中、小學參與，近千名學生演出。又主辦《新聲盃》中樂合奏及獨奏比賽，通過有聯繫的學校推動學員積極參與。

總監邱少彬先生，在本地從事中樂教育、演奏逾四十年，是一位經驗豐富而注重理論研究的音樂碩士，在他的領導下，協會及樂團一定會有更好的發展。新聲音樂協會及樂團的活動介紹已收輯於零六年至零九年的中國文化年鑑中，並被評為「榮譽文化團體」。